續集 七八

共十一

詩經講義 九

詩經講義續集七

外孫男 尹廷琦 謹述

北山之什 北山

此亦四月同時之作羣小得志于內賢人被黜于外從役南國而作也

陟北山者蓋以從役于南故自南而望家鄉必登北山也杞以喻父母前已詳之矣詳杕杜此詩大旨孟子明言之其答咸丘蒙之問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義曰是詩也謂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然則憂我父母一句卽以從役在外不得奉養而使父母不免凍

餒之憂也大夫指在國秉權之輔臣主內外臣僚之黜陟者也節南山刺師尹之不均平此詩之大夫不均盖一意也叫號哭聲也易之同人及旅卦之號咷皆以卦有互巽之叫號同人二三四爻互巽旅二三四爻互巽而為哭聲也燕息偃仰飲酒湛樂則勞瘁道路叫咷號哭之聲必不得以聞之矣鞅掌按字書曰馬駕具遂引詩王事鞅掌之句而曰鞅所以拘物言為王事所拘也掌主也然則鞅掌者為所拘係而主掌事務也

無將大車

世亂國危時憂己痼賢人之退身避禍者作此詩以戒居

高位而擔衆憂也易之大有九二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
大車以譬高位也大車塵起卽高位之憂集也冥冥則明
光不能快達只是小明之耿所以冥與熲對勘也不出于
熲則長在隱憂之中耿耿不寐也蹇蔽與重累其義又是
相照而對勘也

小明

古人凡言毒皆以螫也苦皆以荼也螫之毒則必辛故亦
曰辛螫合而言之則曰荼毒桑柔編曰辛苦詩中無一單擧
每雙擧而並用邶谷風之上有荼苦下以比予于毒周頌
之先言辛螫終以集蓼蓼卽荼蓼也桑柔之寧爲荼毒則

兩合言之也陳澔註以毒為螫班固西都賦蕩亾秦之毒螫此詩之其毒太苦亦

雙舉螫毒荼苦謂其毒矣甚苦矣共恭同共人者恭人也

敬事供上曰恭恭人者靖共爾位之君子也

除只是除舊又加以生新則殊未有據也日月方除即歲

終除舊之義不可與唐風之日月其除異釋也此蓋以十

二月發行二月而至艽野也首章則総以行至而言也二

章之日月方除者追言其始發也三章之日月方奧者至

艽之二月也其發其至皆謂之徃也世亂讒勝罪網遍布

賢人被黜勞役于遠而懼其僚友之並及禍故作此詩也

身獨事庶者北山之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也涕零如雨

而睠睠懷顧至於興言出宿(宿是信宿之宿謂止留也考槃之獨寐寤宿是也詩凡言宿皆此義若寢眠則用寐字)蓋以僚友之處者旣以正直見忤於羣小將不免禍網一念顧戀懇惻如此也當時羣小內亂興訛造訕構害善類故欲歸而一念畏怵惟此罪罟也惟此譴怒也惟此反覆也一念睠睠終始危慮惟彼共人也采蕭穫菽則旅處勞苦之狀也自詒伊戚謂己之見忤黜外以其正直而判離無非滄浪之自取也

孔子曰事君不下達(趨乎汙下)不尚辭(利口捷給)非其人不自(自所由以進者)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出表記)此謂正直之道是與也靖共之共卽共人之共謂安於其

位而敬供其職也靖者安也共者恭也孔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出緇衣）好是正直卽章善也介者紹介也左傳云神聽之介福降之介福降之者神居天與人之間紹介其福於天而降之也（見補義○於天則曰受天之祜）

鼓鍾

將將湯湯始作而聲高騰水飛揚之意喈喈平舒流連之聲湝湝平舒流逝之水悲則傷之過而心微弱也欽欽淺長之意（秦風曰憂心欽欽）至此而衆樂同諧樂意淺長也久於淮上始而水盛而湯湯中而水落而洲見則水已不見矣所

以卒章不言淮水也笙磬雅南空考商頌那編庸鼓説

楚茨

天子以田祿所入奉其祭祀而此詩卽烝嘗之祭也四時之祭烝嘗爲大魯頌之秋而載嘗洛誥之戊辰烝祭月令季秋大饗帝嘗犧牲告備孟冬大飮烝是也烝嘗必以豐備此詩之絜爾牛羊備擧爨燔俎豆之薦卽以是也夏禴則儉薄只瀹新菜自昔何爲謂自古而爲此農藝也所以我藝也或説云露積不可曰盈故言其數而曰億蓋言其多也未必實數也古者祭則受福故每祭祀必以介福詩凡言介景福皆以明神綏介人之景福于天也已見小明首章之以介景福總全

編而泛言也

按祭統有君迎牲之文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父爲昭子爲穆)卿大夫序從其曰穆答君者子姓對君共牽也二章始言祭祀之事而迎牲是祭禮之始今云濟濟蹌蹌絜爾牛羊卽其迎牲時君牽穆答卿大夫序從之儀也絜同潔古者君名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祭義云)養之謂在滌也(郊特牲云)滌者牢中淸除之所也魯頌之秋而載嘗夏而楅衡卽是也夫然後用之所以謂絜也明者明信之謂也淸明之義也左傳曰苟有明信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中庸曰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蓋祭之

所主者明信也執事必先清明其躬此謂祀事孔明也

神保者神靈也楚辭曰鳴鯱兮鯱篪同吹竽思靈保兮賢姱靈之渺遠所以思也若謂巫降神之稱則巫方要神而在席安用思之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所思之靈保今焉來降靈之來者靈保之來也靈保者神保也享祀在廟有妥侑安保之義故謂之神保神保是饗者神饗也神保是格者神格也神保聿歸者神歸也集傳於神保聿歸釋之曰送尸而神歸矣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朱子亦未必以神保為尸乃以為神也尸既曰皇尸又何疊以嘉號乎神保不可曰尸之嘉號按祭統曰君迎牲而不迎尸故此詩祭之始而無所云尸祭畢而乃云皇尸載起鼓鍾送尸蓋明其有送無迎也今若

以神保爲尸則是顯言之也不迎之尸豈有顯言於始祭乎又若以神保爲尸則五章之旣曰尸起繼云送尸斯已足矣又言尸歸而曰神保聿歸太涉架疊此盖尸起而旣送則神遂歸也

首章介福旣大總泛言也二章而祭祊求神灌鬯行祀則神饗降福而尸遂以神降之介福傳神意而嘉告也旣醉曰公尸嘉告尸之嘉告何也君不迎尸故祝祭于祊只是迎神而曰先祖是皇神保是饗而已未嘗言及皇尸也其曰祀事孔明者始迎神之時未及薦俎先用鬯灌也五章之祭畢乃云送尸則尸盖於始祀灌鬯之時早已入位從可知矣

尸既入位執瓚裸尸則尸祭奠而不飲祭統疏云其所瓚裸即始祀灌鬯而乃是神饗福降之處大雅云瑟瓚黃流福祿攸降尸於是傳神意而嘉告也不迎之尸不以顯言故不云皇尸嘉告而謂之孝孫有慶慶即嘉告之福也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八字即尸之傳告神意也神以紹介天福報孝孫若天保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也

大抵尸者神象也郊特牲云二章之神保是饗者始裸尸而尸祭奠即先祖是皇之神是饗也尸之嘉告介福即神報以介福也尸飲九之時獻酬以萬壽之福即神格而介福也尸之飲食而告嘏即神之飲食而錫福故工祝之告曰神

嗜飲食卜爾百福也尸飲而醉卽神之飲醉故曰神具醉
止也尸起而出卽神之歸也故曰鼓鍾送尸神保聿歸也
三章則旣祼二章之祀事孔明之後燛燔俎豆具薦禮訖遂於神
前而飲獻也按祭統祼用鬱鬯之時執瓚祼尸則尸祭奠而不
飲至朝踐饋食及食畢主人酳尸此皆尸飲之尸飲凡五
於此時君洗王爵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酳尸酳尸畢賓長
獻尸是尸飲七也君乃以瑤爵獻大夫是九獻禮畢自此
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是並前七而尸飲
九君乃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於此而賓客獻酬也神前也故
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盖敬謹也神前而飲獻所以神格也神始來而灌鬯則曰神保

是饗此非祼薦故曰是格尸之受飲則神之攸格而此是獻酬之莛也

實以初莛神報之壽福二章既受之福而獻酬以酢所以謂報以

介福萬壽攸酢也

爾雅云熯敬也郭註以我孔熯矣證之

祭之嘏告凡有二次天保旱麓皆然初則尸之嘉告以壽也次則

尸使工祝致嘏辭于主人郊特牲註而告以多福也前章尸告

既以萬壽矣四章之工祝致告者尸使告賚也幾與機通

孔子曰幾者動之微易大傳蓋以弓弩而伏機牙則其名為

機也梅氏商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然則機有

準的極止之度也式者規矩之法字書云法始於規巨故式字從工如幾

如式蓋指其準的其規法也按說文稷齊也然則齊者整之也稷者既齊而一定也匡者正之也敕者既匡而嚴截也人君之為治如有機括之準的如有規矩之法式於是乎四方皆歸於準則法式之內既齊既稷而有所一定矣既匡既敕而有所嚴截矣

極者中立而四方取則為正之名也幾式之法度而四方之齊稷匡敕則皆以人君之建中為極止之準則以之歸向而截然有整此所謂爾極也即洪範皇建有極斂時五福也故卜爾百福則如幾如式而齊稷匡敕即所以建極之道也神所以錫福者也二章三章既祝萬壽則時萬時

億實非更疊壽祝也且祝壽未嘗以億數也既曰百福則又不當濫疊以福之萬億也人君之福莫如建極而民協故天保之祝福亦曰羣黎百姓徧為爾德爾德卽爾極也永錫之福實以爾極則萬億者萬億年之國祚也洛誥所云萬億年敬天之休是也永錫之永字卽萬億年之永久

五章之禮儀既備孝孫徂位所以樂皇尸也今於俎豆祭畢獻酬交錯之後忽云禮儀既備者舞位之禮儀既備也鍾鼓既戒者將入舞而設樂縣也舞則有鍾鼓虞庭舞韶祖考來格是祭樂也而亦鼗鼓笙鏞並奏孝孫徂位者君執干戚而就舞位也按祭統君裸尸宗婦執盎從盎卽盎齊夫人薦豆君婦莫莫為豆孔庶之後祭之已畢及

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
樂皇尸卽是也孝孫之既徂舞位於是守以樂皇尸既樂
尸而尸起故因奏肆夏之鍾以送之也
四章之工祝致告則為賚福也五章之工祝致告者既樂
尸矣祝遂傳尸意告利成也
其云皇尸者此是祭文武以下近代之廟則廟用王號所
以其尸之稱皇尸也遠代先公之廟則稱公尸既醉詩可驗其曰孝孫者以
近代也遠代之祭則稱曾孫
卒章之樂具入奏者樂尸之樂入奏也送尸而宗親燕私
因飲小大羣臣而燕於寢故因以樂尸之樂具入寢而奏

之也爾殽既將者挼祭綏尸謖謖起也君卿大夫士皆餕以

次之後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

上之餘也執具出陳即爾殽之將也醉飽而小大稽首即

百官之餕徹也莫怨具慶即以餕惠之徧及無乾餱之愆

也

後者子孫也後祿者綿遠之福也既祝君福之萬壽國祚

之萬億此更以後祿而祝其子孫也使君壽考已下三句

總敘始終也使君壽考者二章三章之介福萬壽也齊稷

匡敕則萬方協極皆順我德此其孔惠也惠者順也卜爾百福

其來適時大雅云帝命不時此其孔時也永錫而至于萬億斯年

則盡善盡美此謂維其盡之也萬億而維其盡之即子子孫孫而引長之此其綏後祿也

月令云大飲烝者因烝祭而大燕飲羣臣也所以卒章之醉飽稽首也

信南山

此維並祭皇祖祖考祭祀實以收入之田祿而田穀之豐熟乃田祖之攸賜則田祖即皇祖后稷也見補義后稷之穡實賴禹績之平水土故將叙皇祖之功必溯本於禹而首言之若商頌言發祥之生契而溯本於禹之敷土也

既優既渥者始以霡霂繼以霈下也既霑既足則物之沾

洽也中田者中區之田也一井九區其中區百畝為公田而二十畝八家之廬各二畝半在焉所以謂中田有廬也中田非泛言田中也詩凡言中原中谷中林中逵中沚皆以中處而言也同雲之同即二之日其同我稼旣同之同謂一齊共作之雲魯頌曰皇祖后稷后稷蓋始祖而稱以皇祖也周之始祖是后稷故畛祭則稱以田祖廟祭則稱以皇祖也周之祭禮以后稷而配天故獻之皇祖而謂之受天祜也疆場有瓜則夏祭之禴也禴者瀹菜也不殺牲而祭其禮儉薄故所薦止於剝瓜之菹及至冬烝乃用清酒騂牡也祖考則指后稷以下羣公也是烝是享則是孟冬大烝之

祭也大烝之祭而並祭遠祖也楚茨之孫祭則祭文武已
下近代故此詩則祭文武已上遠祖溯及后稷也其曰曾
孫以其代遠也(楚茨則曰孝孫)其曰先祖則總合皇祖祖考而言
之也前既受壽考之祜於皇祖此遂並皇祖祖考而云介
福萬壽也受福之凡有兩次已詳天保楚茨
此云皇祖則廟祭也皇祖即田祖故此詩前一半蓋主皇
祖之祀而立文皆為田祖而言田功也首章則全是田功
之耕耰也二章則全是雨澤之霑足也三章則稼穡也詞
致與甫田大田(田祖方社之祭)略同其云酒食尸賓總言之也蓋
謂我稼既多則可以酒食享祀而受壽福也四章之獻皇

祖五章之享祖考乃其紀實也上三章之張皇說去皆主
后稷也后稷是田祖而主農功所以首章之疆理三章之
黍稷也祈雨田祖已於甫田之祭則二章之雨澤霑足卽
頌田祖之賜也然則此於廟祭之禴而報答田祖之雨澤
兼頌黍稷之茂盛也次而及於冬烝已享祖考而皇祖則
已於前章立文此其皇祖祖考連次並享之文例也故卒
章而合稱之曰先祖也

甫田

曲禮曰畛於鬼神曰天王某甫(祭於田間途故謂畛)郊特牲亦云饗
郵表畷(田畔)此皆祭於田者則畷亦畛也天子祭田必總

合。方千里九千億畝之田（見下節）而祭之祝稱某甫所以指方千里之田為甫田也今此祈雨田祖而曾孫親臨（今適南畝攸介攸止）則是田即祝辭所稱天王某甫之田所以謂甫田也為農祈祭禱雨為重而秋祈去螟則非曾孫之親臨故不曰甫田而只謂大田（大田卒章曾孫來止是看穫也）其稱甫田惟獨此詩也。○畛禮祭田者天子巡狩至侯國使祝史致鬼神當祭者而祭之以不親往故祝史稱字曰某甫今此田祿所收之田而祭田祖則田祖即皇祖后稷也（漢書郊祀志引此詩云）所以親臨而稱曾孫然則祝辭稱名當曰曾孫天王某不當稱字曰某甫然而適畝既以畛禮祭之則此田實畛祭所稱

某甫之田而謂之甫田也以漢書郊祀志引甫田之詩以明王者尊重親祭之義
歲取十千以周頌終三十里噫嘻篇觀之恐非但以方十里
一成之田而言之也據王制天子畿內方千里方千里者
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千億畝以九一之法則公田為千
億畝內卿受地視侯皆方百里詳魏風伐檀又大夫受地視伯皆方七十
里元士受地視子男皆方五十里出孟子萬章篇皆如封建之例統合
公私田只以地方里數而計給之則公田幾百億畝隨入
其中又有中士下士之祿田又除卿大夫士之圭田皆五十畝
及世祿之田並出孟子則十億畝為天子之田此即噫嘻篇所
云三十里之田畝數也十億畝內又除官師百工月俸之

廩實客之供馬食之費天子萬乘為馬四萬四則其實萬畝之入為天子田祿天子以田祿所入奉祭祀故必舉萬畝之實數而曰歲取十千也然則天子祭田必統方千里九千億畝之全野而祭之遂謂甫田不當單舉方十里一成之九萬畝而祭之也甫田十千之取即以九千億畝全野而計筭者也

取陳食農即王政之春省耕而補不足也南畝見豳風七月攸介即下章之介稷黍也將以祈雨以介稷黍故曰攸介也田祖攸介之處即將迎神處而曾孫之所止息也故曰攸介攸止也與生民之攸介攸止同穉苗薿薿之時將行祈雨之祭

故遂性攸介之處而止息遂乃進髦士而咨之也爾雅曰
髦士官也注云取俊士令居官蓋祭田時之祭官也棫樸之祭則奉
璋助祭亦髦士也
田畯農慶指黍稷薿薿而言之歸功於神賜也今於迎田
祖之祭以方社而配享故插入以社以方一句蓋以田祖
即后稷則此乃社稷配享之義也以盻禮而設祭田間則
非社稷壇壝之常處故迎其神而祭之也祈雨田祖必當
以方千里九千億畝之全野而祈之不應以方十里一成
之田而偏祈也
介我稷黍亦謂紹介也黍稷之豐稔即上帝之明賜也田

祖紹介我豐年之慶於上帝則豐年卽黍稷之熟此之謂
以介稷黍也食粟曰穀穀我士女卽烝民乃粒之義
郭璞之註爾雅曰畯今之嗇夫蓋農官也人君稅駕于田
故田畯來至也田畯至喜曾孫不怒是勸督農功也
攘者御退也字義與讓同故揖讓卽揖攘謂揖而御退也
漢書禮樂志曰盛揖攘之容是也曲禮曰左右攘辟註云
左右皆遷卻以避也田畯適至則筐饟筥黍有饁其飱左
之右之勸進田畯田畯避而御退讓其左右之饋只嘗其
旨否此之謂攘其左右也田畝之間宛然有揖攘之風此
其爲三代之盛也若訓攘爲取則攘有奪意終是未允也

此詩卽公田之秋賽田祖也公田卽天子親祭祈雨之田而豐稔由降故追言夏祈田祖而末及秋稼之多其曰歲取十千千倉萬箱蓋舉其多而今此豐稔之慶專由於公田所以稱黍稷稻粱之慶惟此甫田也民私之稼則止於知墉知櫛以開百室其與茨梁坻京千倉萬箱多寡不同而甫田是公田之稼故不言私田之稼上既言方社田祖故卒章秋賽而不更疊文上既言粢明犧羊故秋賽不疊言粢犧並皆蒙上文之義而甫田大田其田則一也總以言之則甫田以公田之祈祭親行而取義自重至於秋成而賽祀則其義以私田之農而為重誠以所重者民食也故斯於大田詳其黍稷騂黑享祀之節

此卽甫田所用之黍稷騂黑而甫田之立文則闕之蓋以大田之賽祭卽甫田之賽祭也茨梁京坻是堆積在野之狀乃求倉箱則未及收入也於此享祀而神介以福則此以眕禮而祭賽田間也甫田全篇所重專以祈雨之親祭其名為甫田卽以天子之親祭也然而公田私田同井相錯則甫田卽大田也

大田

大田卽王畿千里九千億畝之甫田也為公田所收之稼而賽祭則謂之甫田而言其所收之數曰歲取十千以私田所收之稼而賽祭則只稱大田而言其多稼之耕播也

公田私田同井相錯則大田之耕播去螟即甫田之農事也祈雨之祭曾孫親臨則稱以甫田此為私田之稼則因以公田之祈雨不别祈祭故只稱大田也覃剡通爾雅註引此詩云以我剡耜覃作剡

此為民稼而秋賽也祭田以田祖為主故為田祖立文必於去螟者誠以祈雨田祖則在於甫田之祭也去螟畀炎則民田作勞之事故於大田而言之既曰田祖有神則此其捕蝗之役耳焚且瘞而行祈祭之事也去螟之祭較輕於祈雨曾孫盖不親臨也無曾孫適畝之文甫田之祭而祈雨矣至此而滃萋祁祁即田祖之賜甫田雨澤而並被大田也甫

田之介稷黍至此而遺秉滯穗卽甫田之農慶爲此大田之慶也蓋以公田私田同井錯界而謂之甫田大田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蓋以甫田則公田之稼而曾孫親行祈雨故民田同井而被其雨澤也不別行祈雨之祭只因甫田之祈雨而受其雨澤故言之如是也甫田大田蓋以天子之田而言其農事其曰曾孫卽是天子主祭而勸督農功也故詩人立詞皆以上之人推惠及下也夏而取陳食農秋而遺秉滯穗利及寡婦皆王政之逮下也雲雨之澤亦主天子之祈祭故遂以推惠及下之語而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也

稺雖幼禾之名旣曰幼禾則非所論於穫斂豈可曰穫稺乎稺又後種之名魯頌之稙稺菽麥是也以其後種也故姑未成熟而不穫也刈穫之時禾豈有尙稺乎無害田稺之稺則幼禾之謂也不穫稺之稺則後種者也

按坊記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有禽獸不可再取魚鱉食時食四時之膳不力珍不更用力務求珍羞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殺食而坐其皮然則遺秉滯穗盍公田之不盡收所以遺餘利及窮民也

東田之祈雨則曰我田旣臧農夫之慶秋而賽祭曰黍稷

稻粱農夫之慶今此禋祀方社而只言田畯至喜不曰農夫之慶盖以稱慶歸功專在公田之報賽也

二章旣以田祖有神立文故不更疊言而此祭實主田祖田祖必配以社爲社稷並享之禮故曰來方禋祀卽以社以方甫田云之旨文而社在其中矣田祖之祭而卽皇祖也故稱以曾孫也

甫田大田其名雖異其田則一也甫田則義取於公田也大田則義取於私田也甫田大田之賽祭田祖則大田之賽卽甫田之賽也甫田只云農夫之慶而繼以報以介福今於大田之賽而曰曾孫來祀曾孫來止來方禋祀其實則曾孫之

來即為甫田之賽非為民田之賽而來也至其黍稷騂黑享祀之禮亦甫田大田之無二而詳言於大田民稼之賽蓋秋祭報賽之義以民田之稼為重也誠以大田所言之黍稷騂黑即甫田賽祭之所用也公田私田同井相錯而其祭則一也

甫田則公田之賽祭也故神報以介福實祝曾孫之福而曰萬壽無疆以天子之祝辭也大田則私農之報賽也享祀而只云以介景福以其所祝者民私之福也

甫田之夏而祈雨則用犧羊大田之秋賽則用牛之騂黑何也夏則犧牲未及全具（全謂色不雜具謂體無損）秋則犧牲告備之

後也。月令季秋犧牲告備。所以夏而用其羊之小，秋而用牛且夏之
祈雨只以精潔享祀，秋之報賽禮宜豐備，所以騂黑也。
騂黑者，騂用於田祖及社也。盖田祖即后稷也，郊而配天。
既用騂牛，則此亦當騂也。祭法曰瘞埋於泰折，即方丘折如磬折
祭地也。用騂犢泰折祭地，即社也，則此亦當社之用騂也。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故泰折亦如郊而騂犢按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然則坎
壇陰方之位，當用黑牲也。祭法曰四坎壇祭四方也陳澔註云方有四有四而位則八若乾位
西北艮位東北坎位正北震位正東皆陽也坤西南巽東南離正南兌正西皆陰也故有坎有壇而各有四焉然則
四方祭之坤巽離兌位用黝牲也今以周禮推之，社與方祭之陰位用黑，
田祖與方祭之陽位用騂也。既曰來方禋祀，則曾孫之來

田間也此亦以盻禮而祭於田間也
甫田大田之稱以曾孫蓋以所祭之田祖是皇祖后稷也
若只外事之祀則稱嗣王某梅氏古文武成曰告于皇天
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曾孫周王發原是僞書也○周禮
籥章祈年于田祖則龡豳雅以樂田畯祭蜡則龡豳頌以
息老物集傳以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為豳雅以思
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為豳頌今考十五國風
皆樂府舊名而太師之追補故豳風七篇亦本非豳詩乃
以周詩而繫之以其音韻之為豳也今雅頌十篇其音韻
合於豳風七月之樂章所以用之為豳雅豳頌卽一例也

斷然無疑耳豳風豳雅豳頌皆以周詩而領其名也豳雅之信南山甫田大田三篇皆祭田祖之詩所以為祈田祖之樂章也

瞻彼洛矣

此乃王之世子新即位之時受命於先廟之詩也韎韐者士之服也方受命於廟則即位之前而猶是世子也所以衣士服之韎韐也天子則朱芾不當云韎韐按白虎通曰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謙不敢自專也又曰天子太子元士也故衣士服故詩曰韎韐有赩赩同奭世子始行也又曰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為世子天子以作六師者子亦稱世子春秋傳曰公會世子于首丘

受命即位之初董整戎師以講武備也康王之新即位太
保芮伯咸進拜稽首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康王之誥
即此義也瞻彼洛矣者平王東遷之後周方都洛也君子
至止者至廟而受命也福祿如茨之義
御問中之聖諭至當至當欽誦萬萬矣
鞸琫亦士服之飾也公劉之鞸琫容刀亦是諸侯之服則
世子之衣士服空用侯服之鞸琫也小國之侯其爵秩與王朝之元士等保
其家室保其家邦即其新受命之時祝願也

裳裳者華

裳裳董氏云古本作常此為可據說文曰裳本作常徐鉉

曰常今文作裳常與裳同下帬也（常之為裳猶帬之為裠）然則裳裳即常常也常者白也（詳六月講義）常常者華華之白者也此與皇皇者華同一句法則皇皇者華草華也常常者華亦草華也芸黃者彫悴不落而色渝也草華幽發每多此類故苕之蔓草其華芸黃今常常之華亦是芸黃則可驗其非木乃草也董說之以常為常棣非也本以白質然後黃色乃著故苕是鼠尾草而花本紫白色者向衰而色變則芸其黃矣常常之芸其黃矣而其或黃則芸而變者也其或白則本質之白也詩經之本文已自為證而可驗常常是白而華是草華也

葉滑之時則其花已衰矣花之變黄然後為文章常常之
本白則不可為文章也花之始衰未及芸黄則葉青而滑
乃是本質譬之於人則本質之德也德之盛也故是有譽
處也可譽之處露葉之滑譬之心之瀼洽詳見講義此別詩中
一例已見蓼蕭又見車舝
芸者花之彫悴也彫悴色變則白者為黄黄則是文章易曰
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芸黄有章文相對應也首章之葉滑比德二章
之黄其有章者德之外著為文章也
常本是白也而變黄則黄白相間故三章遂合言之曰或
黄或白而駱之取義斑駁見講義

有者多也富足也君子有之者德之富有也大抵首章而言其德也二章而言其文章也三章而車馬則德容文章之發於登車威儀也卒章則通合而反覆言之也

桑扈之什　桑扈

此燕元侯之詩元侯者諸侯之長也集傳謂以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桑扈之謂竊脂凡有二種按爾雅其一曰桑扈竊脂郭註云俗謂之青雀觜曲食肉好盜脂膏此則小宛所云率場啄粟者也其一曰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桑扈竊脂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郭註云諸扈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為名竊藍青色此蓋

竊丹已上為毛色唶唶嘖嘖為音聲也然則桑扈毛色宜有文章滑澤如脂不但以玄藍黃丹偏舉一色故遂謂竊脂也可知其色之光潤也此詩蓋取其文章以喻元侯之德容文章也鶯是黃色之鳥則有鶯其羽其領蓋其羽翮領脰潤黃如鶯鮮明可愛也交者相交也交交者來往相交之貌蓋元侯之於天子來往交際無所惰傲其猶桑扈之來往交交也

鴛鴦

幽王得褒姒匪配匹之正而耽樂之詩人作此以刺之也

鴛鴦匹鳥也以喻配匹也配匹之求得蓋取網羅之義新

臺之魚網鴻離燕婉之求可驗也于飛者言其未得時也畢羅者言其求得也關雎則取其幽靜之義故託興雎鳩之有別也此則直取其配匹之義故喻以鴛鴦也在梁戢翼則並棲也以喻既得后妃而耦匹在宮也幽王之黜申后申后作白華之詩其第七章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鴛鴦二句與此詩相同蓋以白華與此詩是同時同事也蓋言鴛鴦必有常匹而並棲君子之得正配而並處亦如彼鳥則配匹既正福祿攸宜今王之得褒姒匪其正配放黜嘉耦曾鴛鴦之不如也

婚姻之詩每用乘馬若漢廣之于歸秣馬豳風之于歸皇

駁其馬車牽之四牡騑騑皆一例也乘馬即后妃來嫁時所乘也在厩摧秣則既迎而于歸矣今褒姒之賤則非乘馬備禮之迎來也○鴛鴦配四也頍弁親戚也車牽婚姻也三詩以次並列也

頍弁

實維伊何與豈伊匪他相對應蓋言頍弁是維何乎將以用於兄弟之宴而匪他也人亦豈異匪他此所以取興也又言弁將何待乎見講義用於宴樂之事也何期之期待也及其弁已在首雪已集霰則兄弟甥舅在座既集之語致也雨雪先霰誠比老至將死之徵更有託意之所存雪霰乃其易

消則人生之朝露泡漚同其倏忽今雖會集非久死喪將
如雪霰之消亾也
蔦非寄生也寄生者爾雅所云寓木註所謂寄生樹也本
草云凡桑槲櫸柳楊楓等樹上皆有之今詩經云施于松
柏則松柏未嘗有寄生也且以蔦羃施谷推之則施者蔓
延也寄生是寓木則不當於蔓延之施也然則爾雅註之
以蔦為寄生樹之一名是郭景純之誤也張時徹說林云
蔦附木而升高此則蔦是蔓上者也卽芄蘭一名雀瓢之類也
大抵寄生者樹也故謂之寓木也蔦是蔓上者故字從草
蔓上者不可謂寄生也經云蔦與女蘿則此與女蘿而施延松柏者此可驗其非寄生

宴樂之終必言死喪詩人之詞致也山樞之鐘鼓酒食則曰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車鄰之並坐鼓瑟則曰今者不樂逝者耋亡蓋欲追此時而盡喜樂之情也類義見講義斯干如鳥斯革說

車舝

鷮雉雉也婚姻之際每以雉喻之匏有苦葉之鷕雉求牡者雌雉也此詩之鷮以男而取比故碩女來教也析薪固比之劈破惡人小弁之析薪杝矣是也束薪固比之婚姻唐風之綢繆束薪是也今王與褒姒配合若薪木之相束綢繆不可離分又是薪匪楚芻之類乃柞木之堅惡者生柞木叢則尤難分之以喻褒姒之惡而堅合於王其

位高顯所以謂高岡欲其陟高而析樗之也柞固是薪樵之木而又是葉蕃也采菽云維柞之枝其葉蓬蓬可驗也所以云葉湑也湑者葉盛露流貌葉湑心瀉前已詳言矣見蓼蕭及裳裳者華講義高山景行表記既有好仁嚮道之訓蓋謂碩女之令德來教則好仁嚮道孳孳相勉此所以慰我心也四牡六轡則碩女之乘此車而來嫁也與首句之間關車舝相應則篇首而男之以車舝往迎也篇末而女之以騑牡來嫁也

青蠅

營營者營為也尋臭營利沾沾逐逐之貌古人謂之蠅營

狗苟則此詩取興專在營營二字以形容比喻小人之同

蠅營為也樊與棘榛皆不當於蠅而今曰止樊止棘止榛則是其定止無常乃止於不當止之處也以比小人之讒言無常乃加於不當加之人也極者止也中立表準而四方會歸者於斯為極止者也罔極則無表準之歸止也

賓之初筵

古者將祭必先行射禮以擇士中多者與祭其射也必先行燕禮首章所言即先行燕飲而乃射也賓筵蓋有層次其初則臨祭大射以序賓也其次則祭而受福之時也二章所言是也此皆初筵而威儀罔愆也及夫旅酬各奏爾能己下

四句之後則是其旣醉也於是而失其儀度也
二章之錫爾純嘏子孫其湛者祭而神詒多福福及子孫
也四章之旣醉而出並受其福卽指錫嘏而言也
康爵卽康圭之義按明堂位曰崇坫康圭註云凡物措之
得所則無危墜之失圭禮器之重者不可不謹故爲此高
坫以康圭也今此康爵卽坫上所安之爵也
否者不臧也若以或否爲不醉則此詩方爲刺戒也只論
醉失而行及不醉折何意味哉然則或否二字乃剩語也
虛字也蓋言或醉或不臧也故下句仍以彼醉不臧反覆
言之也誠以醉未爲失旣醉而出並受其福而否乃爲失則醉與否

有閒故謂之或醉或否也小旻之或聖或否亦言不臧也勿者禁止辭監史掌飲筵之禁故醉失之言禁之而勿從聽之勿訓答而謂之以法糾正無使至太慢也匪者不臧也曰否曰匪皆指辭失也匪言者不臧之言也匪由者不臧之由也與檜風之匪風匪車同一語致由者從也從不臧而發者爲匪由也由醉之言卽匪由之言也小弁曰君子無易由言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俾出童羖無倫理之言詳講義此所謂匪言匪由也監史禁察之勿使之言勿使之語也

三爵不識是司刺三宥之法見補義則賓筵而用秋官之刑制也飲酒之筵而立之監史司正故此其掌法察飲而及

夫紂過用三宥之制也

魚藻

魚之紅而斑斕每在於首故曰頒首也終焉紫赤則每在魚之尾汝墳亦云魴魚赬尾此之謂莘尾也義詳講義豈樂者和樂也見齊風載驅

采菽

國語註曰采菽天子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首章二章三章備言車服旂章若韓奕之二章三章崧高之四章五章皆以賜諸侯之寵命也交者諸侯之於天子兩相交際也桑扈之彼交匪敖亦此義天子命之者王錫車服之寵命也

寵命既天子所以揆度其賢而予之斯謂天子所予天子

葵之也其曰殿天子之邦則命之為元侯也柞之枝葉蓬

蓬以喻萬福之攸同而蕃盛左右之率從而衆盛也

菁莪及此詩皆為燕諸侯而卒章皆言楊舟楊舟者諸侯

之舟也其云汎汎者浮來之狀也末句承之云亦是戾矣

爾雅釋此句紼纚作紼縭云天子造舟比船為橋諸侯維舟維連四船大

夫方舟併兩船然則紼纚維之即諸侯來朝時維舟之儀也

優游戾止即維舟浮來之謂也○小序以為刺幽王之說

未可廢也蓋其作詩之吉則為諷刺而其事則天子之賜

命諸侯也

角弓

騂與解通按字書解者弓調和貌觪又作觲舊說所以釋騂騂爲調和也蓋兄弟之和睦者忽相仇怨如角弓之調合者忽相反背也

爾遠胥然者言爾之不善而民胥然也爾敎胥傚者言爾之能善而民胥傚也善者故爲敎爲敎故則傚也此既以不善與善兩截成文故次章之此令兄弟則屬於爾敎也不令兄弟則屬於爾遠也雙照對擧也

老馬反爲駒者隨人而交瘉也不顧其後者不思以善敎也按學記云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註云馬子始學駕

車之時大馬駕在車前將馬子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
此駒未曾駕車若忽駕之必驚奔蓋駒在車後只隨大馬而行也大馬之
駕在車前者所以教在後之駒也凡此兄弟無怨之道惟
在爾教而使民傚之譬如馬牽在前而駒隨於後也然則
先進之人當教後進也今爲先進而專事貪饕相隨傚尤
是老馬之反爲駒子隨車之行也相隨傚尤則無以教導
後進是老馬之反自隨車不教在後之駒也此之謂不顧
其後也宜饇而酌取卽老馬之不顧後也
受爵不讓旣是杯酒杜漸之語則酌孔取卽爵不讓也自
一爵之受而長傲習惡終至貪饕充饜譬如食之可以飽

饇又此愈往而愈甚爭奪不已有若不讓爵而孔取酌之時此其漸之長而然也

教猱升木者示民貪爭也民之貪爭不待教而能也爾又以貪爭而示之此其猱已善升又從以教之也如塗塗附者相隨傚尤也此既怨爭而彼又隨傚爲怨爭則載胥及怨其猶此既泥塗而彼又泥塗以附之也

屬者親屬也爾反之對也徽猷以導之則小人亦將觀化相與連屬以親而無胥遠矣常棣曰兄弟既具和樂且孺爾雅云孺屬也郭註謂之親屬然則小人與屬可知爲親屬之義也君子者指在上而言也小人者下民也

相揄相怨讒謈噂沓其勢紛集如雪瀌瀌也雨雪盖喻小
人亂政之時象邶風之北風雨雪是也全没禮讓惟胥怨
謈則偷薄甚矣兄弟婚姻相背相遠落落如胡越所以謂
婁西羌驕北狄蠻南越髦西髳而遂成戎狄之風矣西羌之埶婁北
狄之天驕實與下章之蠻髦相為對應也居者涵容接居
之也式居與下遺相對勘謂偷薄婁驕之類既不能下遺
又從以容接之此謂式居婁驕也如蠻如髦則又其怨謈
多端謈噂雜紛聒之狀孟子曰南蠻鴃舌以其聲之謈聒也
始而瀌瀌則雪之飄紛而聲讒之噂沓也次而浮浮則雪
積高浮而爭怨之浮騰也至於曰流則流離四下也雪則

猶有消流而妻驕之類則莫肯下遺長傲習惡爭訟囂聒今至如蠻如髦也

菀柳

柳之性柔隨風蕩搖以比小人之情態無常也有菀則小人氣勢之方盛也小弁之菀彼柳斯亦以比小人也柳之菀茂則可以休息而譬之小人故畏天而不敢息暱也上帝甚蹈而天威慆慆(見補義)甚可畏也戰國策雖云上天甚神今按韓詩外傳亦載孫子謝春申君之語而作上帝甚蹈無自瘵焉

王之俾予靖亂而終信讒佞末乃於予而極其凶害過行

殘暴此謂極焉邁焉也邁是行邁之邁

鳥飛傅天是其極臻而小人之心則罔有極臻此甚於傅天之鳥也居與式居婁驕之居同義謂王所容接居安者皆以凶殘矜愎之小人也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謂之士則卿士大夫也周旣東遷人物儀章寖以壞虧人思昔日西周之盛而為此詩也彼都者西都也自東都而言故曰彼都也旣云尹吉則尹吉卽西周之顯族也彼都非西都乎此詩非東都之詩乎東遷後有雅己詳王風周字非疊於彼都而又言歸周也周者周道也周朝廷之道也周道如

砥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故行歸而民望也行歸者是狐裘卿士也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志壹遂引此首章經曰爲上可望而知也 袖 緇

緺者結束也楚辭云薜荔拍兮蕙綢是也綢直如髮者髲髲之謂也儀禮註云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按士冠禮女次純衣纚笄註云次首飾也今時髲也疏云周禮追師掌后之首服副編次言次第髮長短爲之如髲髢也蓋次第結束之爲髲髢其勢順直如髮之本然也

爾雅曰水之繇帶以上爲厲既曰繇帶以上則厲是中腰束帶處也凡束帶在於腰上則過而太高在於腰下則不

及而太卑必於中腰為厲處然後為適中也垂帶而厲者
蓋言帶之有餘者垂之而其圍束則適當中腰之厲處此
其衣服儀容之合度也衛風云在彼淇厲之子無帶帶與厲本是相勘相當之字而皆以涉
水揭厲之名不可他求於垂帶之貌若其垂帶之貌則當曰垂帶厲兮不當
曰而厲也
云何盱矣卽周南卷耳之云何吁矣爾雅註引此吁卽盱何人斯之
云何其盱言如何使我而望之切乎也

采綠

綠爲王芻則王芻者菉竹也然則綠與菉通衛風淇奧之
綠竹是也此詩之采綠不必與菉通而爲王芻也綠亦別

自草名也綠之始生嫩芽句卷所以喻髮之曲局也藍是
蓄殖之草也藍初出地者五日六日之間已青青然可采
所以歎其過期不詹也按爾雅詹至也
韔弓綸繩為沮狩勸釣之義講義已備矣若其取意更有
襯切焉弓每弛反角弓之取譬乖怨則解解翩反矣緡綸
是合絲召南之取譬婚姻則其釣伊緡矣夫婦好合戒其
乖反故弓韔則藏之矣繩綸則合之矣魴是衡流彷徉之
魚也見補義汝墳鱮是旅行之魚故字從與魴之衡行以喻男
之遍行也鱮之與行以喻婦之與夫故齊風之敝笱魴鱮
蓋以男女之相從也此詩取義亦然不爾則豈其釣魚必

魴與鱮也

黍苗

下泉詩黍苗陰雨之下承以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此詩則黍苗陰雨之下遂云悠悠南行召伯勞之蓋一例意也南行者南國之行也召虎以王命旬宣江漢之滸此以方伯而任勞來之職也故曰悠悠哉此南行也召伯方勞來其國也然則南國受勞來之澤如黍苗之承陰雨也此行蓋兼城謝之役故二章三章則以城謝而言也任輦車牛則城謝時輸運之役也徒御師旅則城謝時赴役之衆也結之以蓋云歸則申伯之歸于謝也四章之上二句則申結

城謝之役而言也下二句則申結首章旬宣勞來之意也
召伯之旬宣南國而其在江漢之詩曰武夫滔滔出車設
旟以定來威之淮夷告成于王此之謂烈烈征師召伯成
之也以王師而底定淮夷故曰烈烈也烈烈者威武之猛
也商頌之如火烈烈是也征師之成其功則淮夷之旣定
而召伯勞來也淮夷旣定而疆理南國故卒章所言原隰
泉流則疆理之事也若單以城謝之役則其云烈烈征師
王心則寧終不稱當矣
蓋此南行者蠻荊來服之後王命召虎疆理其地則卽江
漢之滸也詳江漢篇仍封申伯於此而邑于謝以殿南國而使

名虎營築其城邑以其所疆理之地也然則名伯之南行即疆理江漢兼以城謝之役也備其師戎任其旬宣（見江漢）所以此詩之首章以方伯旬宣而言也非獨城謝實為疆理旬宣此南國其役悠久所以云悠悠南行也烈烈征師則江漢詩所云滔滔之武夫也整戢此來威之蠻夷則張我武光如火烈烈也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則江漢詩所云徹我疆土于疆于理之事也蓋於蠻荊之地而新闢疆理相其原隰而畫為井田通其泉流而制為溝洫也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即江漢詩所云告成于王王心載寧也蓋以淮夷既定而徹我疆土永絶南顧之憂所以王心之寧也

非單為城謝之語致也
申伯之封謝非王之私其元舅也申伯蓋宣王時負重望之臣也往殿南服為周屏翰非此人莫可其就封南國周人之所顒望期待故崧高之詩備述其事於其申伯之就封猶以為晚曰今則信邁今乃誠歸此其企俟之久而今焉喜其行歸也此詩之蓋云歸哉蓋云歸處亦寫得周人顒待之情也崧高則當時目今之述喜也故曰信邁誠歸此詩則後人之追述往事以叙其傳聞之喜情故曰蓋云此其語致有間而意則一也語致若曰我行之功役既集則申伯之邑是營而所顒待之申伯蓋云歸處矣此與信

邁誠歸同一詞致不可謂徒役之旣成而歸也徒役之自
述不可曰蓋云又豈曰歸處乎此篇當與崧高參看崧高
則主申伯就封而立詞故盛言申伯之事此詩則爲刺王
而主召伯行是職者言之故不及申伯也
首章與下泉同體則此亦陳古傷今之作見補義小序之云
刺幽王未可非也勞來下國降其膏澤如陰雨之膏苗方
伯之職也營建侯國往主其役大臣之職也詳講義崧高今王
室陵夷無以降膏澤矣威令不施無以封建侯國矣卿士
而無有如召伯之能行是職者矣陳往事而贊美之傷今
之不如也此詩人諷刺之體也

隰桑

此巖野之賢人老始得進密諫天子之詩也桑之柔木盖比賢德（詳巧言及桑柔）此詩所以取譬隰桑也賢材可以庇民其猶桑之可以蔭庇（大雅之菀彼桑柔卽此義）而棄之空老久在側陋自少而壯至於老蒼如桑之在下隰人不來就有儺而始嫩有沃而肥厚有幽而老蒼竟無人顧則其將黃落深可惜也今而得見君王君子者王也旣見君子可以進言而盡忠也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旣見而進言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退亦思其補過也藏於心而已未嘗揚君之過也孔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遂引此詩卒章（出表記）陳皓註曰

諫者止君之失陳者揚君之失也我有愛君之心欲諫其
過胡不言乎縱未得進諫亦藏於心而不忘但不以語他
人耳
孝經曰進思盡忠者遐不謂矣之謂也退思補過者中心
藏之之謂也鄭箋云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此只當於遐不謂矣之句不及於中心藏
之之義
講義云今旣膠密故密諫如是也補義云老於嚴寵而有
此戀君之詩也此未可曉然而推以膠密當是密諫之義
也賢人之遭暗世自少而壯至於老蒼天子不聞其名聲
雖欲進諫而疎遠在野無以見君王之顏色積鬱在中只

自愛君耿耿幸而借咫尺之地得見君子則平日愛君積鬱之忠今可以一瀉進諫故不勝自喜所以云其樂如何其云德音孔膠則膠是膠密而爲密諫之義也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喜其今乃進諫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則言其退亦思其補過不欲陳揚君失獨自藏心也

白華

白華白茅兩皆潔白相合而純束之以喻夫婦潔貞兩相配耦不可以貴而配賤也召南之白茅純束亦云有女如玉王之遠我而惑於褒姒則以潔白之貴而從鄙賤所以使我獨也使我獨則菅茅之白不相合束也

菅茅必承露柔韌而後可以中用今白雲英英露彼菅茅
則菅茅猶承露澤也王之感於孽妾則恩澤遂阻反不如
承露之菅茅也
說文曰滮水流貌蓄水曰池則池是水之小聚者溢然後
乃流今焉滮流則水之小而更溢流也以喻褒姒之賤小
而更踰濫本分也稻是嘉穀以喻正后之嘉耦也浸者水
之為害也氿泉之無浸穫薪大東篇冽泉之浸彼苞稂曹風下泉
是也蓄水之池本在下處今反北流則倒行而逆上也逆
流于上而浸害稻田則褒姒之自卑賤而僭后位以害正
后之嘉耦也

韓詩外傳顔淵曰苟有温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此可以知詩旨矣蓋謂王之淫暴雖在深宮之中而人皆聞知如鍾聲之聞外也

扁匾同匾是物之不圓而薄者也字音為邉又扁者小也字音為篇薄也小也故履之卑也只云卑貌則恐未彰

詩經講義續集八

外孫男 尹 廷琦 謹述

緜蠻 （都人士之什）

黃鳥止丘者於止知其所止也大學之孔子論此詩盖取此義也或謂此宜臼之作被逐而思返本國故覽黃鳥之止丘則猶止其所止矣

黃鳥好音以慰母心邶風思親之詩也（凱風篇）傷己放逐不得親心所以取興於鳥聲之緜蠻也飲食教誨恩愛之絕也畏不能趨放逐之久也命車謂載庶幾反之也鳥則自阿而隅自隅而側是其行之漸趨於內也我則不

能故自二章而言豈敢憚行也阿而隅而側則阿是家外而遠故首章而言道遠也側是家內故言極也極者立標於中而四方之歸向以為極止之名也鳥之自隅而止側則己至於內而極止也人之離遠則歸向本國是極止之處而我則不能此謂畏不能極也畏不能極則反彼鳥之不如也至若荀子大略篇引飲食教誨之句以為先王旣富而教之義只是斷章取義也

瓠葉

獻之酢之醻之卽燕禮賓主之飲也此以物之微薄只用一獻之禮也

漸漸之石

漸與嶄通麥秀歌之嶄嶄作漸漸此亦一例嶄岩山尖銳貌嶄嶄之石在於尖銳之山頂勢極高危者也將帥位高此其自比也因其行道所經歷以喻遠入險阻身勢孤危也衛風曰夙興夜寐靡有朝矣然則不遑朝者早起晨行無朝旦之暇也

維其卒矣之卒與崒通

苕之華

爾雅以罶為嫠婦之笱實指此詩三星在罶之罶也然則此詩是政亂民困而皆是鰥寡無依故嫠婦之阨窮者傷己之憔悴自比苕華也苕之為物本是細弱其生可憐而

其華又易凋悴若嫠婦之饑饉困悴其生不久也

按國語魯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季冬大寒之後也)土蟄發(孟春蟄蟲始振魚上氷)水虞(漁師也)於是乎講罛罶(罛漁網罶笱也)鳥獸成水蟲孕(立夏之時)水虞於是乎禁罜麗(小網也)魚禁鯤鮞(鯤魚子也鮞未成魚也)然則春暮是水蟲懷孕之前而魚物漁取之後也至冬乃蓄故夏小正十二月虞人入梁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也無羊詩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埤雅曰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爲魚如遇旱乾水不及故岸則其子爲日暴乃生飛蝗故說者以爲陰陽和則魚多魚多年豐

理蓋然矣今焉三星昏見乃建辰之月見唐風綢繆篇集傳則水蟲
之末懷孕而立夏之前也乃冬末春首罧罶漁取之後也
此時而魚類稀少所以罶中無魚而澄澈水靜但見三星
熒熒然光照也罶既無魚則與衆魚豐年之祥相反也春
雖魚類稀少之時至於星光在罶則魚之絶無也其年則
饑荒也饑荒之患春蓋爲甚誠以舊穀已沒新麥未登則
鰥寡之阻飢顑頷其維三星昏見之季春乎無羊詩曰誰
謂爾無羊三百維羣爾羊來思其角濈濈濈濈蓋與濕濕
同意乃羊之肥腯而其角澤潤也畜物肥腯方可孕字其
羊蕃殖至於三百維羣專以肥腯而角濈也今焉牂羊卽

孕字之羊而羸疾墳首則不可以孕字於是乎畜牧凋殘
而產業遂匱矣然則牂羊墳首者產業之凋耗也三星在
罶者饑歲之窮春也嫠婦之困阨可知所以可食鮮飽也
周衰民困人無不鰥寡此詩及何草不黃可以見民情矣

何草不黃

四月篇以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喻亂離瘼矣此詩之何草
不黃亦其義也世亂民病時象蕭索如寒風凄霜百草具
病則草之黃玄卽喻民之痌瘝也萎而變黃則其始之病
也黃而至玄則萎病之甚而殆將死也
上而暴虐下而貪饕天降之災饑饉荐臻則民生困瘁救

死不贍婚嫁不行鰥寡無依十居八九今從役之征夫亦鰥寡中之應募者也何人不鰥言舉世皆鰥窮也鰥窮已可哀矣嗟我征夫更於鰥窮之中編之軍伍迫而從役此於何人不鰥之中尤為苦毒也然則征夫獨為匪民而曾不憫恤偏加驅使如犬羊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野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孔子之言蓋以兕虎譬之大人之道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大人虎變即一例義）今按茶山公講對曰兕虎皆潑山鉅谷穹林茂樹之中所窟宅者而今乃露行於曠野喻大人傑夫之失其所而棲遑也狐者妖

獸也而率彼幽草喻小人得志依附於幽陰之地也匪兕匪虎者怪而問之曰兕虎非曠野之物無乃匪也者乎胡為乎率彼曠野也此與孔子之言一揆合符神妙中竅雖余末學庸愚豁然開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孟子曰獸之走壙壙者曠野也走壙之獸狐兔貉貍之類此與兕虎不干

棧者淺也淺薄其收斂之軫以取輕捷此之謂棧車也不曰棧車必曰有棧之車者表著其淺收而言是車也秦風小戎篇作俴俴亦淺也卽棧之謂也言其車則曰俴收言其駕車之馬則曰俴駟俴收者棧車之收也俴駟者棧車之駟也戎車不同於役車之任載故其收淺薄也棧車者兵車也經營四方卽

其。軍役也周道者周朝廷之道也見大東則有周道之如砥如矢
乃。昔日君子所履安車所行之處也今焉棧車行之則此
征。役之將帥蓋以朝行之大夫由朝行之路而出去也征
役。卽武夫之職不當於朝行之大夫而今焉棧車周道是
其。失所蓋以結匪兕虎率曠野之意小人則芃狐幽草而
得。志君子則棧車周道而失職所以文對而相勸也棧又作輚
輚棧伐同
此詩蓋征役之將帥所作也與北山大夫同一意致兩詩
皆云經營四方則經營四方不當於軍卒也此其羣小得
志于內賢人失職而征役于外也第二章則哀憫從役之

軍卒也其云征夫則統將帥軍卒而并言也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亹亹者純而乾乾自彊不息之義爾雅訓爲勉也勉卽自彊之謂也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故曰令聞不已也易大傳曰成天下之亹亹其是之謂乎

多士之士卽卿士大夫之士謂周之朝士也所以與國顯世爲周楨榦也

常服者素服也周禮九旂日月爲常象天明也與交龍鳥隼之雜施采繪不同則常者白也六月詩之載是常服直

謂軍中素服也棣之白者謂之常棣又華之白者謂之裳
裳者華而裳裳即常常則常者白也荀易曰兌為常常為
西方之神常者白也殷禮尚白故殷士之裸將周京者所
服尚白此之謂常服黼冔也王師之常服殷士之常服其
取則一也白虎通以常服黼冔謂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
周也
健陵御問曰微子作賓執裸並與臣屬而行灌鬯之事集傳
曰殷士商孫子之臣屬審其語致殷士膚敏實謂微子之臣屬也
無聲無臭非徒以沖漠渺茫歸之於不可度思也中庸備
言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而子曰聲色之於化

民末也繼引此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然則聲臭者形迹也天固以福善禍淫之理至誠降施於冥默之中未嘗以喜怒而著聲色未嘗以賞罰而露形迹此之謂無聲無臭也上天而曰載指上帝明威禍福之事也

作孚之義洛誥詳之矣洛誥曰予朝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作者倡始也先者以身先之也作周孚先者倡始周邦之孚信於下民以身先之也考朕昭子刑者成就成王之刑典集傳云昭子猶所謂明辟也以殫盡文祖之德也此即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之一例文義也蓋文王之慎刑惟以孚信而已孚信者

誠也呂刑云獄成而孚輸而孚是也天道至誠未嘗喜怒
之著聲迹文王之德誠信無偽所以合於上天之無聲無
臭也以誠信而愼刑故不大聲以色而民孚於誠信不動
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而天下
化之然則文王一天也上天之無聲無臭卽文王之不賞
不怒也文王之不賞不怒卽上天之無聲無臭也成王之
施刑法欲質於天則天不可描擬故惟宜儀法於文王之
愼刑而其要則在於倡爲孚信於萬邦此之謂萬邦作孚
也勉成王以孚信作先也儀文王之刑則不大聲色也萬
邦作孚卽作周孚先也治天下之道愼刑爲第一務愼刑

之道乎信爲第一務洛誥則以作周孚先首言之此詩則以萬邦作孚而結辭乎一字最緊重矣然則儀刑之刑法之謂也儀刑文王者儀式其刑法於文王也緇衣篇孔子之言曰好賢惡惡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國(邦作)此可驗文王刑法之不大聲色也

大明

小心翼翼文王之平生盛德一言以蔽之者也按表記孔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信讓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

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
君以聽天命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與平聲)有君民之大
德有事君之小心遂引此詩第三章以結之文王小心事
天之德斯可見矣(天監在下言上天臨視文王明明在下之德也)
爾雅曰間俔也郭註謂俔為諜諜是居間之細作也然則
俔者居間紹介之名也天命既集於文王而太姒乃天所
作合者則間介於天與文王之間紹介既集之命而受之
此之謂俔天也妹者少女也未嫁之稱易之歸妹實以下
卦之兌少女而為妹也
其曰大邦者以大邦之禮儀具備也莘是大國其女子生

長所見之禮儀必多故曰大邦有子也按白虎通曰王者之娶必先選于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己上並白虎通文祥者卜兆也熊氏男女之占亦謂之祥白虎通曰娶妻卜之卜女之德知相宜否人君自定之也己聘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己上並白虎通文蓋既卜而得其祥遂以聘幣之禮而定其祥故謂之文定也爾雅註比船爲橋曰造舟

既集之命而太姒紹介間俔之故今既定祥親迎則既集者降而命之此之謂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也

于周于京卽明其文王受命也于周者周爲有天下之號

也。于京者京為天子之居也白虎通曰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又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公劉篇雖曰京師之野其以京師為王居之號自周得天下之後]又曰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己上並白虎通文]蓋謂商有天下則有天下之號在於商而商為有天下之號矣文王受此有天下之命則有天下之號遂歸於周於是改其有天下號之商而為周此所云改號也天子之居而曰邑自夏至商所同也周而曰京此所云易邑為京也然則命此文王于周者命以有天下之號而歸于周也于京者以天子居曰邑之號而歸于京也文王

未嘗為此代商立國之制也此詩即成王之時追述文王受命之事稱以受命有天下之王故詩之立詞如是也

緜

論此詩者定先辨沮漆之地也沮漆非豳地乃古公暫時陶穴土室之地也按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程氏曰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其水入渭在灃水之上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下合榆谷慈馬等川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蓋漆水出于岐山而沮水合之於是乎漆沮東北而注之渭而在於灃水之上則灃水南注之渭然則漆沮即岐下灃上之水也故周得天下

大抵豳亦西都王畿千里之內也古公之避狄以若弱小倉皇之勢率其從遷之民衆未暇為絶遠營遷之計只避狄患纔踰梁山勢窮力竭而止則即沮漆之上初非絶遠於豳之地也若謂豳漆沮俱在西都畿內則容有可矣謂以沮漆在豳地則[redacted]恐未允當只是囫圇說話也

之後而都鎬則鎬在灃東二十五里而及其獵而講武斯於漆沮之上吉日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祭而薦羞斯用漆沮之魚周頌曰猗歟漆沮潛有多魚以享以祀以其近於豐鎬也然則漆沮者梁山己東也古公既踰之後而岐之近地也豳邑者梁山己西皇澗芮鞫之地也公劉所居蓋古公之避狄也去芮鞫之豳而踰梁山倉卒陶穴暫時容接於漆沮之上則沿漆沮以徃即岐山之下也所以自沮漆陶穴之處走馬而率西水滸也其曰西水者何也此詩即周詩也自豐鎬而言故謂之西水也朱子於吉日篇集傳曰漆沮在西都畿內此是定案今乃云沮漆在豳地誠未可曉此詩之生字土字先空講討也生民之生則指姜嫄之生

后稷即以孕生而言也民之初生之生謂周人之得生專
由古公之避狄此以生活而言也土字表出而書之此可
以撥得文脉土者土室也陶窰陶穴之謂也狄人之侵虐
日甚皮幣珠玉犬馬以事之俱不得免不得已去其城邑
空其土地而避之則周之邦業幾絶矣民人皆幾淪亾矣
避狄之行遠離豳地踰梁山而倉猝容接斯於近岐之地
沮漆之上已見上而陶窰土室得保其幾絶之邦業幾亾之
民人則周人之生活始自沮漆土室之時此之謂民之初
生自土沮漆也緜緜之不絶非長遠不絶之意即其始生
弱小僅僅不絶之貌王風之緜緜葛藟可驗此詩之一篇宗旨專主

周民之生則瓜瓞之緜緜始小實當於古公之土沮漆邦業幾絶之時而曰初生也文王時虞芮質成之日則邦業之方盛卽是瓜瓞之後大故曰厥厥生也首尾之初生厥生兩相對勘也周之國號始自古公土沮漆，邑岐之時斯謂民之初生也

陶復陶穴卽土沮漆之叙事盖以從遷之民衆而言也避狄之行旣踰梁山則地近於岐而爲沮漆之上姑且止息國雖弱小猶侯國也營邑規度亦豈走而猝定乎不可不相其陰陽審其饒瘠營立功役然後始可奠邑居此不可一朝辨得也仍於沮漆之地而容接隨來之民姑爲時月之計則此將營搆屋宅乎抑亦庇覆廬次乎暫息而太涉

張大山所以陶窰土室也故曰土沮漆即古公亶父之陶復陶穴也陶復陶穴者民衆之容接也古公雖避從倉猝猶是公侯之儀制豈可同於于于之民庶而土處穴居乎所以曰未有家室謂其未定新邑而營立宮室之前也來朝者即名詰越若來三月之文例也來三月者猶言來日來年（朱子引劉氏說云來三月猶言明日）則來朝者即來日也既爲陶窰土室容接民衆遂以其來日趍即爲胥宇之行而走馬也自沮漆而行往岐下故率其水滸也古者宅居必於涯內近水處（詳斯干）所以率滸而膴膴之原即岐之山下水涯之內也

邶谷風云誰謂荼苦其甘如薺盖以荼苦原有甘味也按秦風采苓篇集傳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孔氏曰苦所謂堇荼盖荼是苦菜而此篇

胥宇而偕厥妃何也陶復陶穴是民衆之容接則古公公
侯也雖避從倉猝君民之等威自別不可以虧損儀度同
與之寢處陶穴故來朝走馬卽身自遷徙先行而來岐下
也所以偕厥妃也孟子之云愛厥妃只因齊王好色之言導
其心而游辭善說也

契龜之契恐當作契按字書從㓞從大則爲契券之契從
㓞從夬作契則契音葛刮削也契龜之契是形似而轉誤
也契本是契也以刀刮削龜甲欲鑽之處也或說得之矣
張衡思玄賦亦云鑽東龜以觀禎契又作鍥鍥之省畫卽
契曰止曰時築室于玆卽龜卜之繇告也旣得吉卜故四

謂之菫荼如飴也誠非無緣而空謂之甘空謂之如餳謂以如薺菜也集傳訓薺爲甘菜實指得霜甜美而曰如飴然則菫荼得霜原是味甘而周原膴膴而土肥故尤爲甜美而如飴也

章所言乃奠居民衆之在陶穴者也慰止左右奠民居也避難去國土室旅瑣亦已苦矣所以慰安之而使作室止居也疆理宣畝區畫井田也宣通也開通其溝洫也自西徂東卽本來井田之法也井田之法疆理宣畝則其畝南東故小雅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信南山卽與此詩之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同一語致也南其畝者自北而徂南設陌道南北道曰陌而爲畝也東其畝者自西而徂東設阡道東西道曰阡而爲畝也如是而南東交互阡陌縱橫然則自西徂東卽南東其畝之謂也不言北南而必曰自西徂東者陌小而阡大也陌者百也阡者千也疆理之役必先其大

界也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此出史記衛鞅開阡陌之註而據信南山及此詩則河東之說為正矣

捄者執木而杵之也陾字書曰築墻聲蓋其始也盛土於縮版之内縮者斂也約版而縮之使堅也則捄以杵之其聲陾陾然也度者量度也營作百堵則量度設版之數以制長廣遂乃衆版皆築羣杵並力則衆響薨薨也漸築以高則其版之升下載上登而又登此謂築之登登也五章六章居室之役也與斯干詩築室百堵約之椓之同一語致也次立正堂正堂所以視朝出政之所故立之伉將之門正堂則只是列楹軒敞無堵墉牖戶之役也七章皐應之制即斯干四章五章之義例也爾雅以視朝正門謂之應門檀弓云命于宮自寢門至于庫門註庫門亦曰皐門王宮自外入之第一門無所謂郭門

毛詩疏云犬戎昆夷是也周本紀伐犬戎註亦引此

厥慍非混夷之慍又非太王時之事混夷即文王時之畎夷昆串畎聲近而字變故皇矣又稱串夷按史記西伯伐犬戎漢書西伯伐畎夷是也所以下文之昆夷駾矣是文王之時也太王之時薰鬻來侵未聞有昆夷也設令為太王之事方薰鬻之侵暴則皮幣珠玉以事之事之而不得免焉則避而去之而已以聖人視之不過為蚊蝱之侵肌奚足云厥慍乎旣已避而至岐又奚云不殄厥慍乎夷狄之怒又奚損益於聖人之德聞而謂之不隕厥問乎文王時之昆夷不可於太王時而有慍也大抵不殄厥慍不隕厥問與思齊之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同一語勢豈可以此詩之不殄不隕獨

爲太王之事前後異釋乎此亦當爲文王事也厥愠者紂之怒也紂惡日暴文王之德日盛天與之人歸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文王之於紂勢不相合紂之忌疾日甚斯之謂愠斯之謂戎疾也按汲冢周書曰文王合六州之侯（三分天下之二）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即所云厥愠也不能殄絶之斯其終至被囚美里也不隕厥問即文王懿美之德也孔子曰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信讓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德而寡於欲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以聽天命其文王之謂與（與平聲）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出表記）又曰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出論語泰伯篇此其不隕厥問之紀實也盖以紂之怒暴不已文王猶不以介懷一是恭守居下之分畏義服事所以其德愈光而令聞不墜也梅氏古文商書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以苗粟喻桀以莠秕喻湯為桀所惡欲見剪除商衆小大震恐此其湯之於桀之事也援此照彼不殄不隕亦非文王之於紂之事乎○

肆不殄之肆字因可講也訓肆為故今卽爾雅之文而考之爾雅郭註云肆旣為故又為今然則故今者古也今也之各看而兼通也非可泥合為遂也之義也肆義有為古

者有為今者此句之肆則其義為今而我醜攸行已上是太王之事故屬之往古至於不殄厥愠以下則文王之事也屬之當今故特以肆字起句別作下段文法也肆不殄猶言今不殄也亦不隕之亦字其義為猶也言紂愠雖然而我之令聞猶隆也柞棫皆叢生有刺則梗塞行道最甚其曰芃芃棫樸曰瑟彼柞棫則其性之茂密可知矣山徑岨僻全是此樹梗塞不通故擢而去之斯謂之拔也叢茂好生伐而更生故擢拔而除其根株不止他樹之攘剔而已柞棫叢茂之時松柏之間蒙密不通今已拔去故松柏遂以疏通而坦路兌開也兌者開也易之闔戶謂乾即以乾自復一陽再進三進而為臨為泰為大壯為夬連得兌體則兌之上一

陰之决開无壅爲闢戶之象老子曰開其兌且柞棫拔矣行道兌矣與皇矣之
啓辟攘剔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及周頌文王康之之下二
句彼岨矣岐有夷之行同一話頭則此是文王之時也不
隕厥問而德聞廣布故人物日歸而山林岨僻遂此開拓
也

駾者馬疾行貌訓爲奔突則突是衝突以出也說文突者犬從穴中
出竄伏者恐無以衝突也文王既伐昆夷即畎夷又此德聞
廣布人物日歸山林岨開則其德聞所被聲威所震昆夷
畏服奔走敏疾來聽周命實由兌矣之道而行此之謂駾
矣言其疾行不敢徐慢也畏縮慴恭惟是俛首垂喙而潛

息不敢舒氣此之謂喙矣也不然則昆夷未嘗營宅巢窟於岐山之内豈其奔走若自内逐出者而謂之駾突乎旣曰駾突則竄伏喙息又是說不合也

八章之不隕厥問而九章之予曰有四臣則四臣之先後奔奏即其宣揚厥問也八章九章相次立詞則中間之木拔道兌即以德聞之布彰而人歸也昆夷駾喙亦聞其聲譽而畏服自來聽命與下句之虞芮質成一樣時象而同辭連綴爲文王蹶厥生之驗若謂奔突竄伏則氣象與虞芮質成相反而亦不諧於不隕厥問之語致也

昆夷駾喙旣來服聽命矣虞芮又來歸質成此皆不隕厥

問之致而一樣詞意連綴紀實也蹶厥生者謂動其興起之勢則終涉鶻突蓋以生字不明故蹶字隨以難解也生者民之初生之生也周人之生也蹶者蹶然而起之蹶也記曰子夏蹶然而起動而興之意也虞芮質成之日文王由是而興起周業則周人之生蹶然而起也其與其興也勃焉同其語致也首言民之初生末言厥生之蹶則初生於古公之沮漆者蹶起於文王之岐即緜瓞之先小後大也爾雅曰蹶動也四友之義孔子已釋之矣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皆親此非疏附耶自吾得賜也遠方之人至是非奔走耶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耶司馬遷貨殖傳

曰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亦其義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耶然則疏附者謂布德行惠則近者悅之此使疏通而親附也奔走者謂勞之徠之則遠者懷之此使奔走而來趨也先後者光前耀後先之後之使令譽之來也禦侮者閑邪防怨使惡毀之絕也此其近者悅則名譽彰於先後遠者懷則怨惡自屛也四者之序斯有其倫也八章以下文王之事也首以不隕厥問則其下木拔道兌昆夷虞芮以之蹶厥生皆不隕厥問之所致也篇末而總論之曰其所以不隕厥問而致此者誰之力歟予詩人之自予則曰以有此四臣之力也所以末四句皆以予曰有而立

詞也然則疏附先後奔奏禦侮皆所以輔助文王之德聞也○總言之文王由岐周而興業其始開岐基者古公也故首章言古公土沮漆而曰民之初生歷叙以及文王於是乎初生厥生首尾成篇也周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卽此詩全篇之體段也

棫樸

此詩成王師行祭廟而詩人因以助祭之士詠歌文王作人之德也柴燎以祭曰槱周禮之槱燎是也按月令季冬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以其收秩柴則是其薪

之也以其用之於祀而薪燎則是其標之也此詩旣述助祭之事則其云標者以其薪燎爲祭祀之禮也芃芃棫樸薪而乃標燎則棫樸以比多士之盛也及其標也則爲祭用以比多士之來助祭也然則所標之棫樸必有薪柴之者矣助祭之多士必有作成之者矣作成多士者卽文王則文王之化其猶始薪棫樸矣辟王指成王也文王西伯也未嘗稱辟王成王祭廟而左右趣之者卽文王作成之士則是文王旣薪之矣今而助祭於廟則是猶薪之標燎而用於祭祀也趣者奔走在廟也此其祭於文王廟也祭廟而追述文王之德也

爾雅曰髦士官也註云取俊士令居官考之小雅甫田則曾孫之祈雨田祖而曰烝我髦士丨髦士即祈雨時祭官也今此祭廟則奉璋之髦士是祭官也盖駿奔走在廟者多士也至於方祼而奉璋則祭官也此於多士之中選取俊髦令居是官而執是事故曰髦士也其曰攸宜者謂峩峩肅雝罔或愆失於周旋之際眞是稱當於祭官也莫非文王作成之效也

六師者天子之軍制也文王殷之諸侯不得僭用六師也

王制王者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左傳曰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

也桓二年王者師行必告于廟故成王之有師行而告廟祀

于文王也其於文王之廟者直以周公攝行王事則文王

之於周公禰也此即用造禰之禮也首二章即其告廟而

多士助祭也三章則既祭廟而啓師行於是烝禋于涇而

六師從之也

按水經註渭水與涇水合流又東合澇水又東合田谿水

又東合甘水乃與豐鎬之水合流則涇在豐鎬之西北也

朱子於六月篇亦云涇陽在豐鎬之西北周家戎狄之患每在西北若畎戎玁

狁之類是也奄亦是西北之夷也成王之時玁狁未及發

作漢書匈奴傳以采薇之玁狁孔棘為懿王時詩出車為宣王時詩又未嘗有伐畎戎之

事。史記云西伯伐犬戎則。此是伐奄而路由涇舟也。成王即政之明年奄叛成王征滅之周書多方篇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其誥辭云周公曰王若曰則王雖卽政而周公之攝行王事自如矣所以此詩師行以告爾之禮祭于文王廟也

倬是睆然遠明之貌小雅甫田之倬彼旣訓為明則朱子之說當從前釋也倬然而遠明所以為章也文王旣沒而追想其德則帝鄉寘邈白雲悠渺故瞻雲漢之倬彼昭回于天是其為天之文章卽文王之陟降在上於昭于天之氣象也祭廟而焄蒿悽愴則精靈之游騰肸蠁如或髣髴於雲漢倬明之際此所以僾然如見之誠發於詠歎也執事在廟奉璋峩峩之士無非文王平昔之作成者故因詠

其作人之功化也
天道悠久化成萬物而雲漢為其文章則覽雲漢之章天
思其悠久化成之妙文王之德久享年壽而亦煥有文章
此聖人之久於道而化成天下也天之悠久文王之壽考
皆有文章而久道化成則文王何不作成人材若是髦士
之攸宜乎
人者在朝之多士也非庶民之謂也假樂詩分而言之曰
宜民宜人小雅之云都人士可知也至若庶民則政教以
化之故經皆曰化民康誥曰作新民謂變革其舊而作始也非陶鑄作成之義不當於
作成也在朝之士則左右親近也故曰作成作成者培養

陶鑄也其誘掖教導鼓舞之振興之使有以薰陶德性則濟濟之士以之變化氣質皆成髦俊此之謂作人也凡於雅頌其稱先王今王都無以周王立文惟獨此詩有周王之稱一以屬成王一以屬文王蓋以師行外事也以禮推之內事而宗廟則稱以祖考孝孫外事而師行及郊社山川稱周王今此詩卽以師行之外事也而涇舟以下是外事故特於三章四章而稱周王以別於雅頌諸篇之例卽外事稱周王之義也梅氏古文武成曰吿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周王發首章而稱成王爲辟王蓋以首二章則祭廟而內事也不當云周王也然則祭廟而兼涖衆必稱辟王故周頌之載見

辟王即成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之詩也今此整六師而祭文王之廟亦稱辟王其義一也蓋以涖諸侯臨六師皆有君王之道故稱以辟王也

卒章則別自立詞以戒成王故特稱我王蓋非廟祭稱辟王師行稱周王之時而乃是勸勉之辭斯謂之我王所以別於上章之周王壽考也

雲漢之章既比文王之文章則卒章之追琢其章實以勉成王之德使之繼文王而成章也蓋言文王之作成人材既若是矣成王空用此作成之人材以輔其德追琢以美其章以成金王之質也用賢輔德即綱紀一世之道故申

戎之曰勉勉我王以是而綱紀四方也白虎通引此句曰亹亹我王綱紀四方亹亹卽勉勉勉强不息之義卷阿言得賢引翼之美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此章之追琢金玉綱紀四方盖一樣語也立政曰詰爾戎兵方行天下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康王之誥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成王之用人則髦士攸宜修武則六師于邁卽綱紀一世之道也

旱麓

麓是山之卑下處也山足曰麓卽易之謙卦以艮山而居下謙下卦艮爲君子謙卑之義也山足多林故麓字從林榛楛又木之叢茂者每生於山之卑麓處榛楛濟濟以比福祿之蕃

茂山而有卑下之麓則榛楛濟濟矣君子而有謙卑之德則蕃祿自至矣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卽此義也豈弟者卑恭也卑恭之君子則求福以卑恭之德此之謂豈弟君子干祿豈弟也

豈弟之義其觧不一豈弟之豈表記作凱凱與愷同爾雅豈弟作愷悌愷者和也悌者恭也弟與悌同和恭直是卑讓之德故左傳論管夷吾事周語單襄公之言皆是卑謙之義見講義表記論泂酌之豈弟爲強說音悅之意其實則和恭亦是卑讓也詳泂酌豈弟之爲卑讓自古皆然單穆公山林匱竭之說只是斷章取義其云君子易樂則又非矣其爲樂易只見於杜氏之註左傳陳澔之

註。禮記古之傳記未嘗云樂易也此詩之豈弟直是卑讓

已著於表記 按表記孔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信讓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以聽天命遂引此詩卒章以結之因繼之曰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與平聲)此乃文王卑讓之實德而所以謂豈弟君子也(樂只已是樂易又何豈弟疊云樂易乎)文王有卑讓之德而天祿自降此詩之取比旱麓其精神骨子專在豈弟之卑恭也其云求福不回專以豈弟之卑恭也

大抵聖人事神以恭則其祭惟以豈弟也孔子曰凱以強

教之弟以說安之記此教凱者和也強者勉強不息也和順

之道以勉強教之恭讓之德以說安之以是而作成則作

人惟以豈弟也聖人受福惟於祭而家語曰堯舜求賢以自輔

賢者百福之宗也此其作成人材所以受福也

然則文王豈弟之德觀於祭及作人故二章而言祭祀三

章而言作人也祭與作人爲求福之本故四章則享祀介

福也

瑟瓚黃流祭之始祼而皇尸嘉告之時則此卽神所降福

處所以曰福祿攸降也易之觀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盖

以祭之孚誠在於未薦祼之時及夫薦祼之後則誠意易

觧故盥而未及薦祼則誠信專一將以肅敬也黄流而注在瓚中則酌鬯而未及灌薦惟將以恪恭此其祭以豈弟之時也祭以豈弟而恪恭執事何福不降乎

鳶飛魚躍中庸以為君子道之費隱而言其上下察也費者天神功化之費散處隱者其功用之藏密處易大傳所云顯諸仁藏諸用卽是也天鳶之聳身直翅淵魚之陟躍振鱗則費顯可見處也若其飛躍之中怡然自得各遂其性之妙涵在於神功隱藏之中有不可得以見者矣盖鳶魚是神功化育中物也徒知飛戾天躍在淵之為樂而若其神功化育使自得之之妙鳶魚亦不自覺而人莫得知也

文王之教導斯人專以豈弟凱以強教者以和順之道而
強教也弟以說安者以恭讓之德而說安也上己見其威儀
法度皆得於誘掖導迪之餘者人皆觀知即鳶魚飛躍之
為顯著可見處也若其翼之振之使自得之鼓之舞之以
盡其神則妙在於不言不動而人日遷善亦不自知譬之
神功則鳶魚自得之妙藏而不露鳶魚亦不自覺其孰使
然也此所以取比而豈弟之所以作人也
二章之祭以瑟瓚三章之作人既盡受福之本故四章則
享祀介福此其受福也
瑟瓚黃流而既祼矣祼以後則俎豆薦而獻爵故言清酒

騂牡也於是乎神告以嘏此謂以介景福也介福義詳小明○湯之伐桀告天則用夏牲之玄牡今文王般之諸侯也而祭用周牲之騂蓋以此詩是追詠文王推之以天命己成興王業之君故稱其牲以騂赤也

二章而言福降四章而言介福何也祭而受福凡有兩次尸與工祝皆告以福也始之裸鬯而皇尸嘉告則初次之錫福也今之瑟瓚福降是也次而俎豆旣薦九獻禮畢工祝致告則再次之錫福也尸使工祝傳神意嘏告以介福四章之享祀介福是也兩次受福之節詳天保楚茨信南山魯頌泮水

文王之福祿卽神所介詒故四章旣言介福而五章遂曰神所勞矣此之獲福專以豈弟之德故終以求福不回也

曰棫樸曰榛楛曰作棫皆以蕃茂之木也燎者火田也盤
庚曰若火之燎于原是也然則或說之熂燎使木茂茇草燒之
熂曰誠然矣柞棫之瑟茂以其民所熂燎也君子之蕃祉以
其神所勞答也然則柞棫之瑟茂以喻福祿之蕃茂也文
王之祭與作人咸以豈弟故神歆其祀遂居天與文王之
間紹介天福而降之見小明此則神之所勞而以答豈弟之
德也杜預曰勞者効其勤以答之
秦風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然則條是梅之一類而為嘉
卉小雅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以比君子也汝墳曰伐其條枚條者山
楸也爾雅註曰楸樹性上竦上竦則不下曲以喻君子之

不回也不回蓋以豈弟也惟是卑恭而罔或回曲故福祿自來及之其猶條枚之不下曲而葛藟自延施之也枚者榦也木之榦株尤是不曲也葛藟以喻福祿之蕃盛而若其施而延及則有縄引長遠之意樛木則喻其下逮故葛藟而纍之條枚則不曲而上疎故葛藟而延施之此其不同

思齊

媚者親順也下武之媚茲一人誠以媚是親順之義故曰應侯順德也思媚者親順於周姜也以順為正婦事舅姑之道也齊治之道配匹為先故首言壼徽也

宗公之為大臣己詳於補義矣宗者尊也即洛誥記功宗

之宗也若以宗公為宗廟先公則神罔時怨神罔時恫語
甚拖長複疊矣抑之詩曰惠于朋友惠之取義只宜於廷
臣不當於祖廟也人君之道奉神為先而奉神之道惟先
協和臣鄰故惠順公卿諮度諏訪用國語見補義以奉百神也罔
時怨之神則山川百神也罔時恫之神則宗廟祖神也遠
而外神故曰怨親而祖神故曰恫於是乎刑于至于御于
則家齊而國治矣首章而言壼徽即二章刑妻之張本誠
以為治之道內助為本而此章乃文王事神治人之序也
抑之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
射思即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之一樣話頭也然則不顯無

射總合在宮在廟之時而言也不顯亦臨者神格之不可
度思也無射亦保者聖人謹敬之誠也無一息厭倦之心
而又能保守誠敬此之謂亦保也不顯亦臨以神道之格
臨而言也無射亦保以聖人之誠敬而言也神之不顯亦
臨也故聖人之常常於玆而無射亦保也淸廟詩之不顯
無射亦與此相同也

肆者今也見緜篇若以故今二字泥合爲遂也之義則是以
雝雝肅肅無射亦保之故而遂乃戎疾不殄也此恐說不
得也盖以上章旣叙文王之德故繼言文王身當之事而
曰方今戎疾此之謂肆戎疾也

戎疾烈假卽緜篇之厥愠厥問也易之明夷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戎疾卽大難也至若夷狄之患只如蚊蝱之來侵毆而逐之而已豈足爲聖人之大難乎玁狁作於懿王宣王之時其於文王時則又是夢不到矣紂之忌疾日甚譬如心腹之貞疾至於羑里之囚此其謂戎疾此所謂不殄厥愠也雖以聖人之德而其於彼之愠怒爲大難爲戎疾亦無以殄絶之也文王之處此惟以小心恭畏益守居下之分外柔順而服事殷詳見緜篇之不隕厥問所以其德愈光而令聞愈大人莫得以間其瑕疵此之謂烈假不瑕也瑕者玉病也亦曰瑕黑曰玷非缺也

既以文王為古之人則肆者今也肆與古對舉立文也成人小子斯士皆以詩人之時而指當今之人也無斁即上文之無射亦保也（射斁通）無射是聖人之極工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須臾而不離道以之體仁知而成己成物所以既沒而德化留存今而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此皆由昔文王無射之工也所以今日在廷之士即薰陶古人作成之化故成就其譽髦之美也

皇矣

二國之為密崇二章之為文王事己悉於講義盖伐密伐崇即文王作都興王之本（伐密而作程邑伐崇而作豐邑）故此篇全叙是

事而首章先舉與宅之命中間二章特叙王季之德以為

毓慶之本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遂乃文王之伐崇作豐則帝遷明德

亦此也帝謂之明德帝遷之明德空無彼此而為文王也

帝遷明德者旣西顧而與文王之宅使之遷都也舊居岐

下太王所邑今遷於岐陽也卽程邑啓辟攘剔蓋是文王遷都後

事也爾雅云木立死椔卽椔也又曰蔽者翳註云樹蔭翳覆地者蓋其蔭蔽覆地者則舉而起之斯謂作之也立死者則除而去之斯謂屛之也叢灌列行者則小而蒙密所以修治其地而平夷之也檉椐之侵塞行路者斬伐而豁然啓闢之也攘者卻退也檿柘則空材空蠹不為斬除故妨礙田壠途路則伐其揚枝而卻退之剪剔其蒙密除去冗條繁葉使之疏通也載路者陸續在路也明德旣遷則文王伐

畎夷漢書西伯伐畎夷。昆串畎聲近而字變串夷卽畎夷之後也威靈所震串夷畏戢陸續于路而來服聽命若謂之奔竄則奔竄者無以滿路布散而去也厥配太姒也行道之梗塞專以作棫之蒙翳於松柏也今而拔去之故松柏之間於是兌開也詳緜篇柞棫之拔蓋啓辟攘剔時之功役也

對者匹也君德與邦基相爲稱當而等匹則是謂之對若洛誥所云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言宅洛之基與天命之休相匹對而謂之匹休是也文王遷都之後岐山之路斯拔斯兌則天作高山以作周邦者也而文王之德盛大可以稱當匹對於此邦是則天生文王乃所以旣作邦而又作之

對也周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岨
矣岐有夷之行作矣者作之君也言天生文王而康之也此可驗作邦作對之
義而有夷之行即松柏斯兌之行道也緜曰柞棫拔矣行道兌矣蓋斯
拔斯兌是文王之時則帝省其山而松柏之間坦路兌開
實以帝旣作邦而又作對也帝之作對而生文王則其毓
慶之本乃自太伯王季也追溯毓慶之本而必言太伯者
以太伯之讓而國傳王季及於文王也
因心者因太伯之心也因心之友是難能也伯夷讓國叔
齊不受竟死於首陽山夫子盖許其仁以其一段公正而
無私心也若其因心之友則未也周之太伯其讓國也又

非特如孤竹家之從父命也文王旣生有聖瑞太伯知天命之有歸斯讓其國則周雖西方之一箇侯邦其實以天下讓也故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當此時也王季若以硜硜然小節甘守匹夫之諒亦如叔齊之不受則周家天命其可說乎王季能不拒其讓德因順兄心而受之此其爲因心之友也此爲文王受命之本所以謂篤慶也

載錫之光若謂彰其知人之明則恐非本旨矣太伯之讓非凡常之讓也讓以天命也讓以天下也其所秉心明白正大與日月而並光也王季若堅執不受則周家天命未

可成說而太伯之讓德泯而不彰矣能因心則友而受其
讓故周之天命遂新而太伯之讓德於是乎煥其有光此
則受其兄之天命之讓與其兄以讓德之光此之謂載錫
也既受其讓故周之邦祿遂歸而靡他不失眷佑之天命
此所謂受祿無喪也豈區區知人之明所足道哉
度者忖度也王季之受讓非或有一毫利天下之心也直
以天命有歸故惟天命是順而受兄之讓也此其一段公
心明白無瑕惟此之心惟上帝昭監而忖度之也爾雅曰
貉音貊安定也郭註云靜定也王季之受讓得國毫無歆動
乎內惟是順命而靜定安常以為德音此之謂貊其德音

也帝所忖度者貊德之心也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而莫者靜也作貊作莫其義則一而字之相通也堯典曰方命圮族桑柔曰貪人敗類此謂圮敗其善類也克類則親其善類也此其明之所致也其德克明之明則德之本體也克明克類之明明其明德也德之用也明其明德所以克類也靡悔易所云无悔謂无可咎吝也

王此大邦之王非帝王之王也王季是殷之諸侯未嘗稱王也王者王道也以王道治大邦也克順而能和其民克比而能親其民是王道之治也

此篇全述周之邦命而歸本於上帝其曰上帝臨赫曰上

帝者之曰帝遷明德曰天立厥配曰帝省其山曰帝作邦
作對曰帝度其心曰旣受帝祉此乃一篇命脉有若帝之
於周無異面命耳提啓迪之栽培之也帝謂文王亦豈天
諄諄然命之文王之㫖事上帝一心對越故至誠無間凡
所造爲動輒默契帝心質之於天如孝子之稟受父命無
異親承諄諄此所謂帝謂也篇內帝謂文王者三此非但
卜筮之詞（武王之伐殷旣曰朕夢協朕卜又曰俟天休命則俟天命別自一事）蓋古者聖人
別有稟天命之法寂然感通之中與神酬酢也夏殷之禹
湯皆能有面稽天之事武王之俟天休命是也詳講義
孟子對齊宣王之言引此詩作以遏徂莒（按作遏旅作莒）集傳之

訓按爲遏蓋以是也按者抑也止也史周紀云按兵毋出亦按旅之義阮共原是屬周故密之侵阮徂共則謂之距大邦而文王按之王赫之怒非他也孟子曰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文王之怒亦然赫斯之怒怒於密人之衡行恣暴也

周家福祿之延遠直以積善累仁而積善累仁即安民也公劉之遷豳曰思輯用光此輯和其民而光其仁德也太王之去豳曰君子不以其養人者害人豳人曰仁人也從之者如歸市此莫非積善而基其邦祿也今文王之伐密則誅暴除惡以安民此實繼先世積累之仁而克篤前祿也

故曰以篤周祜篤者繼先而益厚之也

對于天下之對卽作邦作對之對天作岐山之邦而生此

文王則文王之德足以稱當四對於此邦也及其伐密之

舉一怒而安天下孟子引以遏徂莒而云則周祜斯篤天命維新遂

爲君天下之大德德可以稱當四對於天下也

京者高丘也依其在京卽密人之侵阮而據其高丘以爲

依居如玁狁之整居焦穫也所以文王之旅先侵自阮而

驅除依京之衆則必陟高岡高岡卽密人所依之京也是

陵是泉卽密人之所依居而陳兵飲水也今焉陟岡而歐

出之則爾無敢矢於此今爲我之陵則我將以爲阿矣爾

無敢飲於此今為我之泉則我將以為池矣阿者京丘也
池者城池也設都于此則以是陵為我阿者以為京丘也
以是泉為我池者以為城池也○左傳曰有鍾鼓曰伐無
曰侵其在六月詩玁狁整居焦穫而十乘先啓之行必先
侵鎬今此密人依居阮京則文王之旅亦是侵自阮疆盖
以巢窟既成必用偏師急除無暇鳴鍾伐鼓也訓依為安
恐無所據文王以赫怒之旅方且徃遏徂兵而忽乃安然
在周之京只使所整之兵遏密侵阮恐無是理依其在京是
密人也
謂之我阿我池則是為京丘城池而既定遷都之基矣於

是乎度其鮮原則揆度井田之疆理於鮮原也太王之邑岐下相其膴原亦以疆理宣畝此即其義也遂乃營作程邑而徙居即所謂岐陽也方者方向也邑都既定而萬邦諸侯之歸向有方也王者歸往也白虎通曰王者往也天下之所歸往今此上都既隆而下民之所歸往也王往相通板之詩曰及爾出王商頌曰莫敢不來王謂之來王則兼有往承之義也遷居岐陽而不言宮室營築者全篇主意專以上帝而眷命與宅也

帝謂登岸而文王果遵登岸之命先陟高岡而曰我陵我阿遂作程邑之居則當初登岸之命乃上帝之使文王伐密以營周居也此實帝遷明德之本事也

第七章之帝謂凡二皆伐崇時事而上節之帝謂則初伐時所命也不大聲色者文王平素固有之德中庸所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合於上天之無聲無臭也聲色之於化民末也明而察察則每患聲色之暴露而文王則德之本明故恬寂無聲色之迹也帝謂以予之所眷懷文王者以平日有此不大聲色之明德也夏大也革與亟通而亟棘又相通亟棘皆急也檀弓曰夫子之病革矣革即亟也匪棘其欲遹追來孝即伐崇作豐之詩文王有聲而禮器引之作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匪革即匪棘也然則不長夏者謂於伐崇之時不空長大其事而夸張

威武也不以革者謂勿急逞其欲也蓋匪革卽文王伐崇
之大猷也伐密時帝謂之無然歆羨卽此義不長夏以革卽不大聲色之
事也顏子不違如愚文王之不識不知卽如愚也順之而
已如不識如不知也帝則者上天之載也順帝則者合德
於上天之無聲無臭也所以卒章四方無悔已上卽初伐
時事也其曰臨衝閑閑則氣象靜暇也不以奮伐只是訏
馘之連連安安則舉措安舒也是致是附以待來降則雍
容不迫也無一毫聲色之暴厲征伐之長大無一箇私欲
之急棘而果順帝則矣下節之帝謂則再伐時所命也同爾
兄弟卽伐密時帝謂無然畔援之義帝謂之令用鉤援臨衝而卒章臨衝茀

菶以下卽再伐時事也果用臨衝而是伐是肆果遵伐崇墉之命矣奮伐也故菶菶然威武之盛張也

春秋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僖十九衛北宮文子之言曰文王伐崇再駕而降襄三十一七章之上下節帝謂以其兩次受命也卒章上節下節之臨衝崇墉兩段複疊以其再駕而伐也

靈臺

此詩是文王伐崇作豐而營立靈臺辟廱也公劉之居豳太王之邑岐皆言居室田畝而此獨不及盖臺沼苑囿辟廱周之先世未得設置至文王國業盛大而刱置之且其

功役比築室尤鉅故特舉刱建所以著文王之功而旣舉
其鉅者則宮室之役包在其中矣

臺之謂靈以其速成而靈異之也孟子已言之矣帝王立
國必有望氣祲之臺其制已自軒堯而靈臺之名始起於
文王也詳講義其以明堂辟廱靈臺謂之三廱必以靈臺辟
廱並稱者特緣此詩之並舉也詳講義靈臺靈囿靈沼辟廱
不當牽連而合看也臺不必在於囿之傍沼不必在於臺
之下辟廱又不必在於臺之傍此其作豐築城之後營設
都邑規度則臺也囿也沼也辟廱也位置排列此當以全
都而言之豈可以狹小規模合作一處而看之區區作三

靡說耶

不日之不設期日鄭箋之說則非謂不終日成之也非獨揚慎從之義見講魏陳琳文云太王築室百堵俱作西伯營臺功不浹日浹日者十日幹之一周也此非謂不終日也王勃乾元殿序云三階布政詠匪日於靈臺其云匪者匪為也匪日者匪為期日也若云不終日則不字是不俟之義與匪義迥別不應云匪日也三階布政亦以望氣祲而言也三階者天文三台之上中下階蓋豐是崇虎之舊邑也崇虎德亂民困於其虐文王伐之誅其君而吊其民則大旱時雨拯己於水火之中民其徯蘇矣因作邑居則父母孔邇所以民歡樂之若子趨

父事也不設期日而功自速成也策斯鑿斯臺沼一新則欣欣然喜告曰是何其神速也遂謂之靈也

○二章之言麀鹿魚鳥何也禮運曰聖人作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魚鮪不淰（淰羣隊驚散貌）鳥不獝（獝驚飛也）獸不狘（狘驚走也）麀伏濯濯者獸之不狘也鳥之翯潔者是其不獝也魚之牣躍者是其不淰也於是乎鳥獸魚鱉莫不咸若也辟廱奏樂卽文王伐崇成功而告廟之樂也周制太廟學宮合同一處（詳講義○明證在於振鷺泮水）則文王之時蓋刱是制而辟廱之學卽太廟故奏以廟樂而有鏞鏞者頌鍾也頌其成功者也故鏞字從庸庸者功也（詳商頌那篇）舜之韶樂形容治功

則祖考來格而笙鏞以間商之那頌掄揚先烈則衎我烈
祖而庸鼓有斁庸鼓即鏞此盖頌功之樂也文王之伐崇作豐
既是受命而有武功用文王有聲篇之句故今於設都之初祀廟而
告功則太廟即辟廱也用以盛樂樂奏以鏞則鏞即頌功
之鍾也於樂者民之歡樂也廟祀是公宮之事昏義以祖廟為公宮
故曰奏公召南采蘩及魯頌有駜皆以祭祀謂夙夜在公
則公者祀事也周頌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
牙樹羽應田縣鼓鞉句與此詩之虡業維樅鼓鍾矇瞍等
句語致相同則此為祀樂可驗

下武

下者在下之謂也武者繩武之謂也此篇宗旨專以繩武
故篇內有繩其祖武之句而名篇之義實用此也按爾雅
曰紹胤績武係繼也註引此詩下武維周之句證之績與
武皆非單一字之為繼義也含得繼字而為繼續繼武故
以繼武而當下武維周之義也郭註之引以為證蓋以是
也然則下武之義專以係繼也武王陟方在上則後王是
在下也下武者在下而繩武也以繩武為武而謂之下武
者爾雅訓武為繼之文法也此詩蓋為成王及後王繼述
武王之迹而總結之曰繩其祖武故遂以下武維周一句
冠見一篇而下武繩武首尾照應也

哲王而又曰三后則哲王三后別自各看不容相混也太王王季謂之哲后則可也不當曰哲王也曰王曰后之異稱則哲王者指武王以下繼世後王也三后者指太王王季文王也詩旨專以繼述故武王之配三后而纘緒則武王固哲王矣成王能嗣武王之孝則成王又哲王矣成王以後來許之王至于萬年繩其祖武則來許之王又皆哲王矣此之謂世有哲王而在下繩武由其有世哲所以總括全篇而首揭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也下武之武即武王之迹而謂武故次以武王起詞而言其纘緒曰三后在天王配于京也作求之求與逑相通也王配故作求求與配皆取等匹之義嚴華谷所引康誥乂民作求之文得之矣

乎者武王革殷命之大信也易曰革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蓋武王之武功克配天命故革命而民信之能成其孚信於天下也王者之治天下莫大於孚信周公之戒成王必曰萬邦作孚洛誥曰作周孚先蓋有以也

篇內凡三永言而言字恐是語辭命有二義有性理之命有得位之命今此配命之命是得位之命與其命維新有命旣集同其旨義

孔子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又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者也（中庸文）武王之孝實以配三后而纘緒也成乎而式
下上實以纘緒繼志而有天下故謂之孝思也以是孝而
垂法來世來世以為法故孝思維則也（孝思之思語辭）武王之配
命孝思皆是垂傳永世故皆曰永言而四章之成王孝思
亦然矣
王者之孝維以繼述也第四章則成王之孝也此詩方為
陳勉成王而媚一人若謂武王則全篇都無一言之及成
王有是理乎嗣服即周誥之嗣無疆大歷服也明明指成
王也然則茲一人指武王也此與三后對舉之文也已上
所言皆武王一人之事武王之孝旣以纘配三后今於成

王則惟當遵寧考既成之業此其所繼者一人之功烈斯
以一人而言之也媚者順也應者對答也對揚追答其遺
志也成王之繼武王惟在順其遺志故曰媚茲也媚卽順
承之德則所以答揚遺志惟在於此故曰應侯順德也武
王之纘三后則以德以烈若合一揆所以謂配于也成王
之繼武王則只在答揚而曰應侯也此卽成王嗣歷服之
道此其繼武王而爲孝也
成王旣嗣服而繼孝思又昭垂其孝思於茲來許則是孝
卽武王纘三后之孝思也來許又繼則是繼武王之孝而
紹其業所以謂繩其祖武也孝經言周公以孝祀先之義

而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今此受天之祜則人君受福惟於祭此謂祭而受祜也以孝而祭故四方羣侯率職而咸來助祭並賀其報福也祜者天與之福也佐者人歸而助之也受天之祜四方來賀商頌烈祖玄鳥篇並有此等句語宜參看

文王有聲

孟子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梁惠王下篇所引之詩卽文王伐密之事而此詩乃伐崇作豐之事也文王之伐密伐崇卽誅暴安天下之擧而作都興王之本也故曰遹駿有聲遹求厥寧按爾雅駿長也伐崇作豐

則安天下而建王都興王業傳之永世所以聲譽之長久

此之謂遹駿有聲也一怒而安天下則伐崇作豐卽所以

求其安民此之謂遹求厥寧也寧天下者文王也成王業

者武王也所以文王之時則但求所以安寧天下之道耳

觀來許之成功也下文遂云武王成之孟子論太王居岐之事曰苟

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文王之遹觀厥成亦此義也旣誅暴而安

天下之民以之爲善而篤周祜則後世子孫必有王者而

成功此其求厥寧而觀厥成也首章而總言者也

文王受命卽皇矣篇帝謂之命也伐崇之時得帝謂之命

而往伐之故曰受命有武功也
淢洫通考工記云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謂之溝方十里
為成成間廣八尺謂之洫不可曰城溝也考工記又云匠
人營國方九里而九分其國亦井田形也以溝洫分區九
分而為王城九里之法方九里分為九區王宮居中面朝
後市以為中列之三區其餘六分則士民居之左右又各
三區以為六鄉故曰九分其國此溝洫之井田九區法也
依此匡限而規築城郭則撲以井洫之幅員此謂築城伊
淢也作邑而王宮朝市六鄉亦依溝洫九區之分而排置
之則其制與城之規度相稱對此謂伊匹也九里者謂分以九區法也

周家之孝非他直以繼先志也（中庸曰孝者善繼人之志）繼先志非他

即王業之積累仁善也積累仁善即安民也靡自后稷受

率育之帝命教民稼穡公劉居豳輯和其民而克篤前烈

太王之去邠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去邠踰梁

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從之者如歸市（孟子）

文此其積累其善惟以安民之遺志也今文王之伐崇作

豐非利其土地也只欲誅暴除惡以安天下之民也只欲

繼先世積善累仁之志也既無利土地之私欲故曰匪棘

其欲也克追前世積善之志則追先為孝故曰遹追來孝

來孝者何謂也周家先君以積善安民之業累世相繼以

之為孝至于文王則是孝也即自先世傳來之孝此之謂來孝也文王追述其傳來之孝此之謂遹追來孝也伐崇之舉一怒而安天下作豐之後則上都既隆而萬邦之所趨向下民之所歸往故謂之王后也

禮器曰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革棘通）聿追來孝（聿遹通）此又以武王之誅暴安民為追先之孝也

屏翰者下國藩衛王都之名未有王后藩衛下國為其屏翰也四方之國一齊通同咸歸于周則文王依倚為屏翰此謂王后維翰也

韓奕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商頌曰天命多辟設都于禹

之積小雅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蓋以卽其地而溯其本也今於豐水而必言禹績亦一例也旣言豐水東注則豐東卽鎬此指武王自豐而東徙鎬也讚武王而必曰豐水東注豐水有芑援引文王之豐蓋明武王宅鎬實纘文王作豐之業也詳究其本則文王之伐崇作豐匪棘其欲實爲誅暴而安天下以積善而垂統於後且觀來世之成功故首章曰遹求厥寧遹觀厥成至武王而成王業則宅鎬之功實由文王伐崇作豐之遺業故於鎬而必先言豐水也設辟廱而天下思服蓋以孝悌也孝者太廟之事也悌者太學之事也太廟學宮合同一處見靈臺則辟廱仍兼宗廟

故設辟廱而孝悌之道四達可以心服矣孝經引此詩以為孝悌之極致而言宗廟致敬良有由也

維龜正之屬於考卜而爲宅鎬之事武王成之別自爲義蓋言王業之成以結之也文王伐崇安民遹觀厥成而及至武王宅鎬王業始成於是而文王觀厥成之志始驗矣首尾兩處成字相照有味矣

芑草名按詩緝李氏曰毛以采芑爲菜豐芑爲草糜芑爲穀王氏皆以爲穀又按表記陳澔註亦以爲芑穀此蓋生於水者則非菑田所生之芑菜又非穀種之糜芑乃水草也

豐是文王所都也豐水之潤澤生芑以喻文王之養成人材也仕者官也文王養成之人材武王豈不官使之乎豐芑譬之人材而武王仕之則文王之爲後嗣計莫大於遺之以人材也武王亦詒其孫之謀而遺以所官使之人材使得燕安翼輔其子也文王之德及於武王武王因之傳子傳孫斯爲永世久遠之計即篇首遹駿有聲之驗也

表記孔子之言曰率法而强之資仁者也遂引此詩而云數世之仁也其云率法者武王之率循文王成法而勉强行之也其云資仁者武王之官使人材而取諸人以爲善也其云數世之仁者謀詒於孫則曾玄以下皆孫也此章

之義表記陳澔註詳之矣

式鑑集